

山城

各紀

雜

料3021

南征記



淑女撰白衣觀音畫像 少師替良媒結赤繩緣

大明嘉靖末北京順天府有一宰相姓劉名熙誠意伯

基之後熙之四代祖仕宦京師仍留焉其後子孫遂為

順天府人劉熙事世宗皇帝為禮部尚書文章才望為

一世名臣與太學士嚴崇論不合稱老乞退重勉許之

特加太子少師以旌尊寵之意少師雖不獲一廷而一

時士大夫莫不高其節而仰其名少師以勲閥之裔家

甚啟富朱門甲第之盛園林鍾鼓之樂時人擬之王公

素恭儉好禮治家有法只有一妹為鴻臚少卿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南征記一卷 光武二年鈔本
撰者 闕名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其他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1
編號 D870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70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南征記一卷 光武二年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溪竹騰芳

淑女撰竹木觀音畫像
少師替良母節亦流淚

謝孝女言告言歸
奇女尋而鬼為錢

結髮和柳拜下堂
屬在舅姑屋夢中

婦人依山空門
學人皆成詩案

費只
故女人

妻欺丈夫欲正屋
多謀門容傍度妻

寬為君子信
好婢妖人殺子

懷沙高冒林訛死
黃陵病婦詞二地

丈夫調昆昆日
世世洗存稿

劫人信
牙斃

淑女得憐與
奇女受誅點

双紅堂
小說
161

南征北

黃樞大臣郎南征記

順

南征記

淑女撰白衣觀音畫像 少師替良媒結赤繩緣

大明嘉靖末北京順天府有一宰相姓劉名誠意伯

基之後熙之四代祖仕宦京師仍留焉其後子孫遂為

順天府人劉熙事世宗皇帝為禮部尚書文章才望為

一世名臣與太學士嚴宗論不合稱老乞退勉許之

特加太子少師以旌尊寵之意少師雖不廷而一

時士大夫莫不高其節而仰其名少師以勲闕之裔家

甚殷富朱門甲第之盛園林鍾鼓之樂時人擬之王公

素恭儉好禮治家有法只有一妹為鴻臚少卿

城

各紀

少師愍其寡居友愛彌篤少師惟有一男甚愛而教之且嚴其名延壽字山敬少師夫妻得之四十後未離襁褓而母夫人棄世及長瑩如秋水美如藍玉年才十餘歲文學大進下筆成字立書千言少師人加奇愛而益恨夫人之未及見也生年十四中省試第一十五登第考官初擢為第一嫌其年少置二等第三為翰林編修官名聲驚動一時儕僚莫敢仰視生以年少蔑學不可從政遂上疏請解職十年讀書之後始效犬馬之勞其上疏曰

翰林編修官臣劉延壽謹百拜頓手上言于皇帝陛下

臣竊伏以無學則不可以補君德無術則不可以贊國政而學術必涵畜鍊達之後方可以措之於事業之上矣臣之事君既非利其祿榮其身而已則無其具而冒進濫矣君之使臣亦非尊其官崇其祿而已則非其材而虛受者錯矣臣年才乳臭忝竊科第古人所謂不幸者臣竊當之矣竊科者未必工於文章從政者未必優於才識則竊科從政自是凶事臣未專一經之業且蔑三長之才而徒以早捷一第自謂足了百事不擇其力揚冒進則豈不足以污名器而辱寵恩哉伏乞陛下諒臣不足任事登臣才弱而不敢冒職特許十年之

六經之義學必博術必精然矣後使之出而從
仕則臣庶幾上贊清明之治而下免瘼曠之刺矣惟皇
帝陛下裁省矜憐焉天子覽之嘉其謙退之意遂下詔褒賞
特以本職給暇五年使之益讀聖賢之書講求治國之
道待年二十而補朕焉

一家感祝聖恩少師愈加戒誨責之以勉進忠義小荅殊恩
登第之後雖多求婚之處曾無所許至是欲得賢婦與
杜夫人同議招集媒婆廣詢有女之家於是眾婆抵掌
揮舌涉之則陞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投之於千壑之
下自朝而言日中不決少師甚苦之朱婆者年齒最長

者獨屏坐不言止眾而言之吾觀諸人之言各主所見
無一公論小的敢不直陳予老爺如求權門貴族則當
朝嚴丞相之孫女為首欲求窈窕賢淑則新城謝給事
之處子為最老爺請擇於二者少師曰富貴非所願而
只擇賢婦耳新城謝給事必是以直諫謫死謝公諱也
此乃清簡正直之士可於結親第未知處子果如何也
朱婆曰小的四寸妹以謝給事婢子乳養其處子故熟
聞其賢矣且於二年前謝給事禫祭之日小的親見其
處子則其時年才十三德性已成論其姿色真是天仙
謫無其比女工之事無一不善且自幼博覽經史

文章夙成雖文人才士不能當也此則非小的所知而亦有所聞故告之杜夫人聽此言沉思良久曰羽化菴女僧妙姬素有識見而知人者曾於四五年前謂余曰新城謝家女子非人間之人也余詰其時為姪子之婚有意聽之而適然忘置未得與凡相議耳少師曰賢妹所聞與朱婆所言相符則謝家女子可知其賢矣然婚姻大事不可草率何以則可得其詳乎杜夫人曰吾思之有一善策家有南海觀音畫像乃唐時人吳道子之所畫也本欲普施於羽化菴矣今以此軸給妙姬送于謝家俾求其處子之文兼得其手寫則可知其才矣妙姬觀其容白則必不欺我此計最好矣少

師笑曰賢妹之言善矣而只恐其題甚難有非閨中女子所可製者也夫人曰題苟不難何以知其才不才乎少師曰然於是畫却衆媒婆杜夫人送人羽化菴請來妙姬細言其由贈畫軸送新城新城去京城不遠妙姬即進其家請謁夫人夫人素敬佛法而姬亦承顏者也即令檢探妙姬拜夫人前叙寒暄畢夫人曰累年不見每想思切今日吹怎好風尼師忽至此妙姬曰小尼於近年因斃居頽落鳩材重修故若無餘閑久闕候體徒切罪恨今日則並得完役欲請普施於夫人前茲敢來謁不勝惶恐夫人曰苟有利於佛事吾何愛於髮膚第

窮家徒壁恐不如情未知所求伊何娘曰小尼所求乃
夫人宅不費之惠而於小尼有過千金矣夫人曰第言
之娘曰小尼重修菴堂之後有一普施之家送一軻觀
音畫像乃唐時名畫也惟其前面無名人所題甚是久
事倘不吝小姐一片咳唾手寫以惠宗是山林之奇寶
其所普施當不下於七寶之惠也夫人曰女兒雖讀古
書未知其果有製述之才也余試問之即令侍婢請小
姐小姐出與妙娘相見妙娘一見驚異語心曰必是觀
音惠聖也世間安有如此之人乎仍問曰小尼曾於四
五年前來謁矣小姐其能記憶乎小姐曰何可忘也夫

人顧謂小姐曰此禪師之遠來欲求爾之手筆爾能製
之耶小姐曰山人無事唯以求索文人之翰墨為事求之
者多事應之者無益而况製詩賦詞女子之所戒者乎
師尼之請實難從也娘曰小尼之所求非尋閒詩文也
得一觀音傳神欲求名人佳作以之補誦德意而竊念
觀世音女子之身必得閨秀文筆然後乃可相稱而遍
觀當世非小姐誰能作此乎望小姐視菩薩之顏而勿
却笑夫人曰爾才若不及則已或有可能製則亦是普
施之一事有非吟風咏月閒漫之比也宜無執一焉小
姐辭不獲已乃曰茅畝視其題妙娘即招率來人取進

一軀簇子而展之海波無涯孤島在中觀音太師白衣
而木梳粧首無縈絡率一介童子披竹林而坐其手法精
妙恍如生面小姐曰吾之所學只儒家文字未諳佛語
雖勉強為之恐不入於師傅之高眼姬曰小尼聞之青
蓮白荷色雖異根則同也孔夫子釋迦如來道雖異聖則
一也小姐倘以儒家之語稱頌菩薩則不亦善乎小姐
盪手焚香立成觀音贊一百二十八字寫於簇子上面
而書於末曰某年月日謝氏貞玉再拜書妙姬亦識字
者也觀其文筆不勝感服拜謝而去此時劉少師與杜
夫人共坐正待妙姬之來家人忽報妙姬來矣少師促

令人來姬使一佳人擎持畫軸含笑趨進夫人先問曰
能見小姐否姬曰既往其家何為不見夫人曰其才調容只
果何如姬曰正似軀中人矣仍一一細陳其問答之語
少師曰誠如汝言謝氏女子非徒才色其德性識見必有過人
者矣未知所作如何耶急取簇子掛中堂而就見之筆
法精妙一毫不苟已極嗟嘆又讀其書曰
吾聞大師古之聖女念其德音比周姬姒閑睢葛覃是
夫人事獨去空山豈其本志臯稷佐世夷齊餓死非道
不同所遇有異我觀遺像白衣抱子因圖想人始知其
意惟首節婦斷髮毀體難群絕世惟我是取西文殘缺

流俗好詭徒事傳會有害倫紀嗚呼大師胡為在此脩竹天寒海波萬里何以自慰芳名百禩試題此贊流淚墜地少師覽之大驚曰天下奇才也自古文人作佛家語者多矣未有如此等閑正論豈料年少女子識見至於此乎謂杜夫人曰吾見之配足矣招生示之曰汝能為此語乎生亦中心悅服嘖舌不已妙姬拜於夫人曰少尼當待謝小姐之成親進賀於門下而小尼之師傳在於南岳近者抵書曰毋留京城紛囂之地尔速南來重習前日未率之業云故明將啓行欲得此菩薩畫像置之山門朝夕禮拜其肯從願乎夫人曰師尼欲學

米

道而往雖甚缺然烏得挽留乎此畫像曾欲普施而未果者今行取去宜矣少師亦以金銀賞之以資路費妙姬再三稱謝而去少師以為謝家既無男子難與相通當遣媒婆以議親事遂遣朱婆而通意婆稱劉少師家世富貴及翰林風流文彩且曰當世宰相之家孰不求親劉老爺得聞小姐天才國色特使小的敢此通意小姐受劉家聘禮之日即為誥命於夫人矣夫人之意未知如何夫人大喜欲與小姐論定然後許之小留朱婆就小姐寢房備述婆言曰余意則已傾矣對曰劉少師當世賢相也與之結親未為不可而但朱婆之言頗

有可疑見嘗聞之君子貴德而賤色賢婦以德嫁之朱
婆先稱其色不論其德小女切恥之且只誇彼家富貴
而不補吾先給事之威德慮或朱婆為人不敏不得善
傳其意耶不然則少師之賢似是虛譽小女不願入其
家焉夫人不違其心出語婆曰余思之寒家女子不敢
為富貴人配耦又恐誤聞小女之才色耳小女生長貧
家手事紡績畧學女工寧有華色美粧彷彿於富貴人
乎結婚之後不如前所聞則恐不免得罪故只希回報
此意朱婆聽之深以為訝再三請命而夫人終却之婆
知其無奈何還報少師少師沉吟良久曰汝何以言之

朱婆誦其所言以對少師笑曰余慮事踈畧不及教汝
矣汝姑退去少師親往新城見知縣備言議婚之事仍
曰使媒婆通意則彼家所言如此必是婆不善辭之致
也今欲煩先生一往之未知何如知縣曰老先生下教
敢不盡心但未知往于彼家何以言之少師答曰不待
多言唯以歆慕謝給事之清德且聞淑女窈窕有求親
之意言之則似無不許之理矣知縣曰謹受教矣遂使
衙役先往其家通其來到之意夫人知為婚事灑掃客
堂而待之翌朝知縣至小姐之家乳母抱公子希郎而
出迎知縣坐於堂上曰主人棄世小主人年幼未諳待

客之禮未知老爺何以辱臨知縣曰非為他也昨日劉少師親到衙中謂余曰余為兒子之婚廣聞處子之賢皆不合意竊聞謝家女子幽閒貞靜有古人風此真吾所求也且先給事之清白直節平生欽仰但遣婚約未得歡報恐老婆蹇拙不能傳意也因是使我作媒欲成晉秦之好此甚美意汝其告于老夫人前快報一言乳母聽命而入即傳夫人之言曰老爺為小女之婚忘勞辱臨極為惶恐惶感所教劉少師婚事唯恐不敢違命知縣歡喜而還書報少師少師大悅遂消吉行禮劉翰林六禮親迎小姐其威儀之盛禮貌之美不須道也

詩咏閑睵摻木 琴奏霓裳羽衣

劉翰林謝少師與之成親真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翌日奉棗栗禮于少師第三日上家廟告于祖宗此時親戚賓客盈堂滿庭捩睵閑睵觀小姐之容儀綽約之貌幽閒之態正看香蘭之動春風白蓮映秋水周旋動止禮度盡美象皆嘖嘖稱賀禮畢少師招進新婦而問曰余嘗見新婦所製觀音贊可知其才情之高妙吟咏之詩想必不小矣小姐避席對曰口談風月手弄翰墨元非女子之所宜兼且才質魯鈍未閱詩詞而觀音贊則強從母親之命非曰能之荒拙之詞豈意經覽小

師曰翰墨非女子之所為則讀古人書其意安在對曰
將欲效其善而戒其惡也少師曰新婦今入吾門將何
以補佐丈夫乎對曰早失嚴父之訓偏受慈母之愛小
無所學長無所聞何足以塞明問乎然慈母送女臨門戒
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君終身從事於斯則庶免大
過矣少師曰不違丈夫是乃婦德縱有過誤亦可順從
小姐對曰非謂此也古語云夫婦之道魚諧五倫父有
爭子君有諫臣兄弟相勉以正朋友相責以善則豈獨
於夫婦不爾哉雖然自古丈夫惟婦言是聽則小無所
益反有所害北鷄之司晨哲婦之傾城可不戒哉少師

顧衆賓曰余之新婦曹大家流也豈世間女子所比也且謂
翰林曰得此賢婦豈非爾福付托得人吾復何憂招待人取
小箱而來出寶鏡一面玉環一雙別給小姐曰此物雖微吾
家舊寶今見新婦瑩澈如鏡德可比玉以此為表不亦可
乎小姐起拜而受之是日賓主盡歡而罷小姐入劉家之
後盡孝以事少師竭誠以奉祭祀使婢僕以息治家以法
琴韻調和佩玉琅然閨門和氣雍_二藹_一在_三苒_二三載_一樂極
哀來少師有疾日漸沉重翰林夫婦晝夜侍側衣不解帶
醫藥彈盡祈禱竭誠未得其效少師自知不起乃謂兩人
曰余天數已盡汝身孤單毋用勤勞請杜夫人而謂曰吾

今逝矣賢妹年老母過哀傷千萬保重延壽年少或有差
過望須教戒顧翰林曰勉修學業殫盡忠孝不墜家聲以
顯父母無孤泉下之望叔母之教如從吾言凡事與新婦
相議而行之可也新婦孝行識見非凡常之人必不以非
理導汝矣又謂謝氏曰新婦凡事余嘗歎服別無可戒之
事珍重好在三人皆流涕受命是日少師捐館舍舉家呼
痛翰林夫妻哀毀因極不可畫狀擇吉日窆於城東先塋
執喪以禮奉祭如儀哭泣之聲哀感之容隣里莫不感動日月如流
三祥已過翰林服闋供職累陳疏章極論朝廷得失嚴承相
不悅力阻之故累歲不遷秩謝氏年二十三結褵且將十載

而未有子女謝氏心甚憂之且自念氣質清弱恐難生育常
勸翰林擇卜綠衣而翰林疑非誠心笑而不答謝氏密
招衆婆使之求得良家女子可奉中櫛者以報杜夫人
因婢僕聞之而大驚來見謝氏曰聞娘子為丈夫求姬
妾果有諸乎謝夫人曰有諸杜夫人曰家有姬妾亂之
本也况諺云一馬無二鞍一器無二匙雖丈夫欲置之
猶可諫也今乃自求何也謝氏曰妾入尊門已至九載無子女論以古
法雖或黜之猶且甘心安可以小室為忌婢絕劉氏後
嗣乎夫人曰人之生育早晚有定杜氏門中有三十後
始生男子而終得五男者世間或有四十而始生者娘

子纒過二十何其過慮若是謝氏曰妾氣稟虛弱年未及衰而血氣已盡不如二十之前月事之候每違其期况以道理論之一妻一妾男子之常妾雖無閔睚膠木之德不效世俗婦女妬忌之事夫人笑曰君無笑我我且言之閔睚膠木之化雖是太姒不忌之德而亦本乎文王不偏恩愛而諸姬自無怨為間若無文王之德則雖是太姒不施其化矣古今時異聖凡殊道只以不妬欲效二南之化真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娘子其思之謝氏曰妾何敢望古聖人乎然近世婦人不識倫理不法經典不順舅姑不敬丈夫唯思嫉妬亂家絕祀者徃徃

有之妾常憤慚耳婦人雖不能化俗豈忍效此行乎丈夫若自弃其身沉溺淫邪為人所唾點則妾雖疲勞當不避嫌貶而力諫道理然也杜夫人知其難止而歎曰新人僥倖良順則固善矣其人或不如意而丈夫之心一傾不可回也娘子異日必思吾言矣因嘆息而去翌朝媒婆來告曰適有一女子而只恐過於夫人所求也謝氏曰何謂也婆曰夫人之所求惟為嗣屬則但其人姿稟淳朴足矣而此則不然才色發世恐不合於夫人之意也謝氏曰媒婆知我意未知其人如何第言之婆曰姓喬名彩鸞河間人也本以宦冢之女父母獲亡托

於其姪年今十六歲而方擇配偶矣自謂與為寒士之妻寧為宦家姬妾此實難逢之時也其女姿色秀麗獨步於一府而凡諸女工無所不知矣夫人若求姬妾則不逾於此者矣謝氏大喜曰若是宦家女子其性行必不如賤人實合余意當俱告相公遂言于翰林翰林曰汝之置妾實是不急而夫人好意拒之亦難喬氏女子如彼其佳當消吉率來即招媒婆使之通意遂擇吉日聚集親戚率來喬氏喬氏禮謁于翰林及謝氏遍拜諸親禮畢就座姿態婢娟舉止輕捷猶若海棠一枝含露搖風眾皆稱贊不已翰林大有喜色而杜夫人心甚不悅是夕翰林與新人竟夜杜夫人留與謝氏

夜話從容杜夫人曰娘子雖亦小室當得質順謹慎之人可也反要絕色佳人而來其性稟不良不唯不利於夫人而已劉氏之禍其將奈何謝氏曰女子美容雖為無用若其太醜則烏得為丈夫之親近而子女亦何從而出乎夫以衛莊之美目巧笑賢德令名照輝青史絕色佳人豈皆不然乎杜夫人曰莊姜雖賢無子矣兩人相笑而罷翰林名喬氏所居之室曰百子堂定給侍婢獵梅等四五人補喬女曰喬娘子喬氏聰明慧黠能得翰林之意事謝氏尤盡其誠家中大小無不稱譽未及半載喬氏孕胎翰林及夫人大悅喬女恐不得生子問于卜

者或云生男或云生女女則吉男則大喬女深以為慮侍婢
獵梅謂喬女曰小婢之隣家有一女子號為李十娘來
自南方頗知奇術事無不中招此問之如何喬女大悅
即招十娘而問之曰爾能知胎中男女乎十娘曰是不
難也請診貴脉喬女許令診之十娘乍診而退曰以脉
論之則女胎也喬女失色曰相公取我而來者徒為嗣
屬今若生女反不如不生也十娘曰小的曾逢異人學
得變女為男之術果驗而未嘗有不中者娘子欲得男則
胡不試之喬女大悅曰若似君言當以千金謝恩十娘
作符籙與恠方藏於喬女枕席曰後日待生奇男子謹

當來賀矣喬女半信半疑及滿十朔果得男子眉目清
秀肌膚如玉翰林不勝愛喜謝夫人及家內衆人莫不
獻賀喬女生男之後翰林待之益厚而愛其子如掌中
之珠名曰掌珠納乳母而育之謝夫人撫愛無間已子
人不能辨其某母之生也翰林生子之後家道愈昌閨
門甚肅時當暮春百花滿園風景可賞是日翰林陪天
子叅西苑之宴未及歸家謝夫人獨依書案看閱古書
侍婢春芳進曰花園小亭葺葺盛開趁今暇日正好玩
賞夫人仍釋手中卷率侍婢五六人到亭上則柳陰掩欄
花香襲衣繁華幽靜真是佳景命侍婢煮茗要喬女飲

為共賞忽因風便聞有彈琴之聲夫人與侍婢側耳聽之曲調悠揚聲韻淒切有若玉盤轉珠三峽洒瀑能令人感動夫人聽之良久曰異哉未知何人能作此曲乎侍婢曰此喬娘子之手語也夫人曰嘗未聞娘子彈琴未知今日偶然為之耶侍婢對曰百子堂去內堂稍遠故夫人曾未聞之耳喬娘子素好彈琴閒靜之時嘗調音律故婢等曾所慣聞言訖更聽之絃聲既止清唱繼發乃唐人名詩也其詩曰

待月西床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又唱一絕詩曰水國蒹葭夜有霜蒼蒼月色共山光誰言

千里自今夕難夢眇與閑塞長其聲如怨如喜如感激者然如思慮者然連歌二詩真有揚塵過雲之才人皆動容夫人聽罷低頭沉吟命侍婢秋香送言於喬女曰適仍閑隙到此花園紅白爭妍春色和暢娘亦無吝一步秋香願命而往喬女即隨而來陪謝夫人共倚曲欄賞花飲茶夫人曰雖知娘子之才未料聲音之如是能通俄者聞得娘子琴聲足令蔡文姬不能專其美喬女謝曰賤才非為誇能耳不過自適而暢懷索不料夫令俯聞極為惶悚夫人曰娘子琴韻盡美更無可論吾與娘子情同姊妹義兼朋友故茲以陳一言無誅辜喬曰夫人如有所教

妾之幸也夫人曰聞娘子之琴調似是唐之霓裳羽衣
之曲也此乃俗子之所尚若詩論之則唐明皇繁華富
賢之天子而竟遭安祿山之亂竄身萬里而太真未勉錦
襪之譏終作馬嵬之魂以貽千古之笑亡國之音不可
尚且娘子調琴不正聲音過哀不能使人心和氣泰此
固淫佚流蕩之曲也且聞娘子所吟之詩鶯鶯乃失節
之女薛濤乃青樓之唱其詩雖巧其行卑甚古今之美
調妙曲不為不多而唐時之佳作麗什亦云不小豈可
眷戀此類哉喬女聽此洞論處處慙愧而謝曰鄉申女
子徒知聲音之愛麗不識調律之美惡矣今承導教銘
骨難忘夫人慮或其失歡慰之曰余以愛娘子之情言
之至此若是他人吾豈開口從此以後余有過誤娘子
亦有一言無隱心曲兩人穩叙日暮乃罷

妾欺丈夫譏正室 多謀門客竊愛妾

是日翰林自關中還家就喬女之房尚有醉氣不能就
枕依欄獨坐月色如畫花影籠窓欲聞喬女之歌乃命
唱之喬女辭曰近日觸風病喉不能唱歌翰林曰然則
彈琴一申以和吾歌喬女亦不喜再三強之終不應泣
然淚涕翰林恠而問曰爾來吾家已多年矣未嘗見不
樂之色今何故如是煩惱耶喬女不答下淚如注翰林

問之不已喬女答曰妾不答則恐違相公之問答之則
必得罪於夫人事甚而難何以得中乎翰林曰雖有難
言之事必須悉陳余不為過喬女收淚而對曰妾之村
歌豎調不足以累相公之清德而不違相公之命者不
過盡其微誠以賭一笑也寧有他意哉今朝夫人招而責
之曰相公之置汝只為嗣屬非為家內美色之不足今
汝以巧言令色迷眩丈夫之眼又敢以淫辭之聲況惑丈
夫之心釀禍於先少師清德之家此固死罪而余姑警
責矣日後終不改過則余雖賤弱女子尚有呂太后刀
劍及瘡藥汝須慎之妾本以鄉村貧家之女猥蒙相公

之厚恩榮華富貴亦以極矣死無所恨而但恐相公清
德以妾之故取譏於人也茲不敢應命翰林乃聞此語
驚恠無語自念以為夫人常以不妬自任今何忽為此
言且想夫人遇喬女以禮曾不言一點短處而於婢僕
亦不聞雜語無乃喬女之言有所失實耶良久謂喬女
曰余之所以取汝者是夫人之勸也亦不曾向爾惡言
此必是婢輩之譏言也雖因一時之怒本性柔順萬無
害爾之理無以為憂况余在夫人其於汝何慰之甚勤
喬女終不解意但謝而已噫古語云畫地難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喬女外貌恭謹言語柔順謝氏只認

為善人慮其淫邪之曲誤八丈夫之身故所以眷眷規警者
實是相愛之厚情本非妬猜之惡意喬女乃反深懷狼恨
構譖曰極遂成大禍之根柢夫婦妻妾之間豈不可慎哉翰
林雖不寤喬女之奸而亦不疑謝氏之心故喬女不復諉矣
一日臘梅與謝夫人侍婢同遊遠謁喬女曰才聞秋香之
語夫人乃有胎氣云矣喬女頓足大驚曰十年後始有孕
胎世間稀有之事也恐月事不適耳語雖和平心實陰猜
曰彼若生男吾兒無色何以則好未思善策又經數月胎
氣分明合家欣悅而獨喬女怏怏不樂陰與臘梅潛
入下胎之藥於謝夫人進藥之劑而飲輒逆嘔吐即出神

明所依計所無施謝氏滿期生男骨格非凡神彩俊邁
翰林大悅名之曰獬兒喬女內懷妬恚而外假喜色戲
賀款款翰林及夫人皆以為真情獬兒漸長與掌珠共戲
一處翰林自外而入見兩兒之同遊獬兒雖稚少氣像
超卓大異掌珠之徒美麗而已翰林不覺喜悅未及解
帶先抱獬兒而撫之曰此兒額上峭骨酷似先人大吾
家者必此兒也謂乳母曰汝須善護焉振袖入內堂掌
珠乳母入告喬女曰相公獨抱獬兒不顧掌珠因流涕
喬女大加煩惱曰吾與謝氏容貌不若也又彩不如也且
嫡妾之分懸殊也而徒以我則有男彼則無子故偏荷

丈夫之恩矣彼今生男子而獐兒為此家主則吾兒不
過一附庸耳彼雖外施好顏其中不然花園責言必是憎
我而發一朝譏言間之丈夫之心一變吾之前程豈不殆
哉後請十郎而議之十郎既受喬女所貽金銀珠玉不為
不多遂為腹心妖邪奸慝之媒以助喬女之惡而機謀
甚秘人莫能知也一日翰林退朝歸家則吏部石郎中星之書
留案矣披見之乃薦人之書也其書曰蘇州秀士董清
乃南方佳士也栖遑落魄嘗未登筭豈非命耶家貧無
依客遊京師近者寄迹於小第之家小第今作山西學
官遠赴任所董清自此無可往處即聞先生之門下無

記室云此人筆法精妙為人敏捷從容試之可知其才茲
以一書先容仍令躬進門屏願先生且納焉原來董清
本以士家子父母早歿行止自任與酒色之徒出入於
歌舞之場交結豪俠之類往來於博奕之家家業蕩敗無
所依賴或寄迹於宰輔之家或托身於權貴之門得以
糊口不無長處一是形容美麗二是言語捷給三是書
法精妙始則士大夫無不愛之久則或引其子弟於不
善之事污其閨閣多有不美之言由是之南之北到底
不容往于石郎中家亦露其醜行而知其惡不欲揚其
過失故因其外任而薦于劉翰林翰林久作侍中書札

機務酬應甚繁而門下既無代勞者故欲得一記室矣
及見石郎中書頗以為喜即令邀入董清則儀表精敏
應答如流翰林大悅安頓門下任以書記董清非徒善
書性且伶俐代酬之事無不如意翰林大加親信言聽
許用一日謝夫人言於翰林曰聞婢僕之言董清素非端人且有
積謗寄托人門輒皆不容狼狽來此其行可知相公宜
勿留置仍事黜送可也翰林曰余所得聞此言而不知
其實且余只資其手分勞焉而况吾與渠元非朋友其
人端否又不足闕也謝氏曰相公與渠雖無朋友之義
久與不正之人同處如入鮑魚之肆不知其臭自尔濡染

不如早絕先少師若在不容接此類矣翰林曰夫人之
言是也但近來時俗偷薄董清所遭未必不出譏毀之
口也久觀其人可知邪正從容善處亦不晚也喬女聽
得夫人言而又知翰林之不欲遽絕欲仍董生以為外
援密令臘梅私奸董清而一應陰凶之事相與議之嗚
呼自古閨門之內一失正道則事無可觀者李十娘教
喬女作為女人蠱惑丈夫之術自此翰林之意駸駸然
溺於喬女精神意思頗異於前謝氏始憂於心計無奈
何不形於色徒自心慮而已喬女又謂李十娘曰女子
之身係於一人平生若樂一任丈夫之愛憎凜凜然

未嘗一一伸志不知前頭禍福之如何耳十娘教我
奇術輒皆驗吾聞世間有咀呪之說十娘必知之如能
為我除去西人則此身未死之前當竭誠報恩十娘沉
吟良久曰吾術一試或死或病而第有許多難便之端
宰相之家多有往來之人倘訊出根原則吾之死生姑
不足論而娘子將與彼母子為離此則送陰殃於彼而
受明禍於己非善策也我有一計前頭待公子微恙之
時娘子亦稱病累日叫苦假作彼之為娘子母子咀呪
之書俾即自露必從他路潛布流言使之聞之翰林必
為生疑娘子豈患不得志耶喬女大喜謝遣十娘擬乘
掌珠得病而行計矣過數日正值初秋時候掌珠觸風
吐乳有驚悸之氣正欲招醫問藥喬女却思一策不知
所為深思獨憫忽然覺悟謂臘梅曰今欲做謝氏咀呪
之書而必也筆迹相似然後可以行之彼之筆法精妙
模倣甚難非董生無可办此者因汝欲通此意而彼此
非至親間不可輕議董清崇肯從而萬一漏泄則豈非生
罔測之禍哉臘梅曰董生怨恨謝氏感戴娘子萬無泄
露之理必將樂從吾當往告喬女曰古有陳皇后得司
馬長卿長門賦而賞千金今此事若成則董生之功倍於長
卿余雖貧乏豈有所惜爾可并傳此意因給謝氏筆跡

是夜臘梅出往董生之所翌朝昧爽含笑來喬女急問曰事將何如臘梅曰幸得快諾而但索高價喬女曰此則昨已言之雖千金珍寶有何惜於心乎臘梅笑曰非謂此也因附耳細傳董生之所言喬女微哂不答嗚呼古之聖賢制禮作法內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於內修身而齊家黜淫而遠邪皆所以防微杜漸之機也今翰林內嬖淫邪之媵外育不正之客又有奸婢用事其間醜行狼籍辱及門戶豈不慨然哉原來百子堂與外堂只隔一墻花園鎖鑰喬女主管翰林宿於正堂之時則喬女偃然與董清交通而三人皆伶俐之人謀事甚秘家內婢輩茫然不知矣

謝孝女言告言歸 喬女婦為鬼為蜮

是時翰林憂掌珠病喬女亦補疾累日廢食時或謔語翰林尤以為慮一日臘梅灑掃厨墻得一色乾肉細書一紙獻于喬女翰林與喬女共見顏色如土口不能言觀其所書則乃為喬女母子咀呪者也其所為說極兇且慘喬女泣曰妾十六歲入相公之門于今四年曾不向人出不善底口語何人疾我母子行此兇事乎翰林詳見筆跡沉吟不語喬女曰此事何以處之翰林默然半餉乃曰余思之此事本無縱跡必欲現出則無罪之

人必將橫罹况已搜出有何灾福盡燒其物清以家中
可也喬女思之曰相公處分得當矣翰林遂使臘梅取
火燒滅而戒之曰慎勿出口言若漏泄則當為重刑矣
翰林遂振袖出去外堂臘梅謂喬女曰娘子何以處事
踈漏如是耶喬女曰但使相公疑之而已如欲窮治事
若現露則豈不為大禍哉相公之心已動倘更設新謀
可也原來翰林見其筆跡正似謝夫人之筆體大以為
訝將欲訊出則慮有難處之端乃投火滅跡而心下想
道向者喬女設夫人如言而余尚不信豈料今者作此
凶慘之事乎當初慮其無子而勸我取來者似是好意

而及生已子之後下此毒手彼常口道聖人之言而其
所為若此無乃外施仁義者乎自是待謝氏之心與前
懸殊但隱恐不發而已當此時也謝夫人母氏在新城
身病卒劇欲見其女以書邀之謝夫人聞之情事固極
謂翰林曰老母年深病重今若不見則恐為終天之恨
詩曰言告言歸歸寧父母此則聖人所許相公其果許
歸否翰林曰人子之情烏可已也夫人當速行吾當偷
閑進候矣謝氏補謝請喬女謂之曰吾之此行歸期必
遲凡于家政專靠於君即治行率麟兒往新城母子相
見於久離之餘欣聳無比而病勢彌篤煎灼罔措翰林

之職素是閤官徃徃乘閑問病供給藥物小無分效病
益危重謝氏不能遽故自任藥餌侍在母親光陰之荏
苒如白駒之過隙時日之流邁若碧波之走下日月頻
閱改矣是時山之東西河之南北飢饉荐臻人民流散
天子大憂之極擇一時才望者分遣四道於是翰林承
按撫山東之命即日辭朝而去未及與謝氏相別而行
翰林東行之後喬女與董清益無忌喬女謂董清曰相
公遠出夫人不還此用計之秋也何如則好董清曰吾有一策
令謝氏終不免一死也因密言如此如此則謝氏雖有
蘇張之口辯無可發明之道縱多智畧豈能容身於此

家子喬女嬌態逞嫩撫背而言曰郎君之神機妙籌鬼
不可測也陳平范亞夫後起固不及矣未知何人作為
此事乎清曰吾有一心腹之人名喚冷振此人多謀善
談必能成此事而須得謝氏所愛首飾玩好之物然後
可以行之此甚難也喬女思曰謝氏之婢雪梅即臘梅
之後弟也誘說此人可以得之潛招雪梅先以厚貽啗
之雪梅大以為感復令臘梅與雪梅相議竊偷謝氏首飾之
物雪梅曰夫人首飾所藏之兇在於房中而封鎖甚固
若得相似鎖匙則偷出何難但未知用於何處也臘梅
曰不須問用處而可慎言或泄則吾與爾俱不得生也

更以雪梅之所言來報喬女喬女曰送新造金恐煩耳目此中必有相適者仍給鎖匙十餘介曰勿拘釵鈿持環之屬得謝氏所愛相公之慣知者雪梅潛入謝氏之房密開小箱竊取玉環納于喬女曰曾聞此物乃劉翰林傳家之寶也先少師別給謝氏入來之日故夫人甚愛之相公亦竒重之云矣喬女大悅重賞雪梅將與董清行之且說謝氏竟遭巨愴傳訃本家曰謝公子年少無他親戚吾當自治喪勢將過空禮後還家家中凡百娘子必須盡心者察勿闕失焉喬女聞之一邊遣臘梅吊慰謝氏一邊催促董清教送冷振於翰林所去之地茲間淫婦之釀秋家道紊亂不足論而謝氏之醜辱豈不冤狂哉是時翰林行到山東地方欲知民情變看仗服周行村閭一日到東昌酒店沽酒而飲之忽有少年一人飄然而過與之相揖而坐風彩俊邁舉止端妙問其姓名則曰弟本是南方之人姓張名振敢問尊兄高姓芳名翰林煩其直言遠以他姓名答之因問民間疾苦則所對詳明翰林思曰此人必是佳士也因問張兄今將安往凡若在南方則語音何其與京師人酷似也少年曰杳然萍蹤漂泊東西數年前客寓京師今春往新城過半歲餘離其土將還故鄉翰林曰余亦南

向數日同行好矣兩人共飲恨其相見之晚也遂聯轡
偕行共榻同宿翌朝睡起攬衣一雙玉指環係於內衣
之帶翰林一見知其為自家中舊物心甚驚訝欲得其
詳謂曰吾少時遇西域人得辨玉之法張兄所佩之玉品
色殊佳欲一玩之少年趨起良久強而解眎之翰林仔
細看過則玉色物像所刻宛是自家之物而以青髮小
許同心結而繫之尤用訝惑而問曰果是至寶而張兄
佩之內帶以頭髮結為同心應是心人所貽也少年慨
然不答還即佩之翰林益加鬱紆更問曰兄之玉環必
非尋常之物而胡不詳言乎少年答曰小弟在北方時

有一人持贈有何申折乎翰林自念此物若吾家舊物
則彼無可得之理也不則無一毫之差殊而彼又自新城
而來則事極可疑無乃婢僕輩之偷賣於彼乎欲得其
委折累日同處乘醉而問曰張兄玉環不是無心之物
而終斬一說是豈朋友之情哉少年慨然曰吾今見兄
亦是多情之人言之無害韓壽偷賈女子之香子建留
宓妃之枕此皆萬古情人之事兄須莫訝翰林曰固知
兄之奇遇而但未知是何人也少年曰兄未必知之兄
雖強問不敢言翰林曰兄於北方亦有留情之人今者
忽棄而南來何也少年嘆息曰好事多魔佳期易阻古

人所云宮門重鎖深如海從此蕭洒是路人此正道今日小弟之情事言訖淒然流涕翰林曰凡可謂多情之人也是日二人醉飲翌朝分路相別翰林唯疑此事反復思之萬無是理豈非物之相似者乎終不能忘于懷也半年竣事而還復命歸家則謝夫人自新城還來久矣與夫人哭慰仍見喬女與西兒忽憶東昌少年之事不覺色變問於謝氏曰前曾先人所贈玉環何在夫人曰藏於箚中何以問之翰林曰有可疑速欲見之謝氏見翰林氣色異常急令取來箱箚而見之則他皆依舊而只無玉環謝氏驚曰分明置此而今無何也翰林曰夫人

已贈他人而胡為問我夫人見翰林氣色勃然錯惡不能語俄而侍婢忽報杜夫人至矣翰林惶忙迎拜纔展寒暄之事乃曰家內有一變欲稟於叔母杜夫人曰何事翰林細語東昌少年之事又曰其時慮或有相似者今探謝氏玉環則果無之矣少年之所佩必是此物門戶不幸有此大變當以法治之而不敢自當敢此稟白謝氏聽畢魂飛魄散流涕而言曰妾操行無狀不能見信於相公至以此事致疑妾何面目更待人乎此身死生惟在相公處分古語云愷弟君子毋信讒言相公家內必有讒者惟相公察之杜夫人怒謂翰林曰汝自料

聰明識見熟如先少師翰林曰小子安敢望乎杜夫人曰少師兄素有識見天下事理多所經驗而每稱謝氏曰新婦性質賢淑雖古之烈女無以過之矣臨終以汝托余曰延壽年少凡事必須教訓而至於新婦更無所戒此則深知謝氏之為人然也如此醜行中人以下之人所恐不為豈可毫髮致疑於夫人哉不過家有奸人偷出玉環謀害謝氏不然則侍婢中有淫亂之行者竊與私人而已不思嚴查之遁反疑冰玉之人汝之昏暗豈意如此翰林曰叔母所教敢不奉行即託侍婢守家者又謝氏寧去新城者則雪梅雖知其事而直告則恐不免死一向牢諱故竟不得情杜夫人亦無奈何謝氏以為累名難洗被譏陰毒不敢自同平人席藁枕苫自處以罪人而翰林則前後所聞譏言甚多故終不能無疑於心從此每與喬女同處喬女大以為快

寘易君子信謔言 奸婢妖人弑殺子

翰林與喬女相議謝氏之事喬女曰夫人性稟高潔飾詐好名居常動止自比古人豈可樂為如此之行甘心受人唾鄙乎妾意則杜夫人之言似是有理而其言亦有所欠向者譽謝氏太過而貶相公甚重抑揚之間全無体面古之聖賢猶不免知人其難之歎先少師雖高

明出天藻鑑絕倫夫人入來未久旋棄榮養安能預度
日後之事乎臨終遺言者不過戒相公而獎謝夫人也
杜夫人只憑此言每必聽夫人之指揮豈不徧哉翰林
曰謝氏平日言行實無所苟余亦知之必無此事而余
前者既睹其可疑之事故又不能無疑於心也因言向
日咀咒之書真若謝氏之筆跡而或慮家內不精即令
燒滅亦不明言於汝矣彼以夫人之身有此陰行凶邪
之事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喬女曰然則相公將何以
處之翰林曰前事既無證者後事亦不明白不過置之
於疑似之間而况先人所嘗眷戀吾亦與之共經草土

其在情禮不可輕棄且叔母出力求之據理噴之糟糠
之妻豈可巨暗昧之事遽可下堂乎以此喬女不敢復
言矣是時喬女又懷孕生男翰林名之曰鳳雛憮愛兩
兒無間秦政呂嬴誰能下乎一日喬女棄翰林之出外
與董清密議曰玉環之謀終不見售相公之意卒難變
改枝葉雖剪根柢尚在前頭利害猶未可知謝氏輔翼
杜夫人而已必除此機然後事可成矣娘子須以巧言
譖之於翰林使叔侄之間失其和氣則去謝氏如振枯
葉朽木身喬女曰余有是心常言杜夫人之過愆相
公終不應答蓋相公之事叔母如事親母其情意之篤

厚有非浮言之所聞此計固難施矣董清曰然則豈無別樣妙策乎當徐議耳此後杜夫人為謝氏密求玉環而終不得之心下大疑喬女而既無所執不敢開口常懷鬱鬱不復往來於翰林家未久其子登科為長史推官杜夫人將從子而往雖享板樂之榮顧念謝氏孤子無依不釋於心矣乃啓行翰林邀杜夫人母子設餞於中堂杜夫人於坐上不見謝氏愀然不悅謂翰林曰賢兄棄世之後惟與爾相依今朝遠別我懷如何余有一言要向賢侄說道翰林跪曰所欲下教未知何事杜夫人曰別無他也欲托謝氏於君矣謝氏即先兄所愛

老身所敬本性美烈行且慎貞其罪累千百無一疵我去之後雖有交構之說慎勿輕信雖或目覩不是處必以書相通於我務歸於至當之地是所望也翰林再拜受命而已杜夫人謂侍婢曰謝夫人安在吾當就別焉侍婢引到謝氏所居則卑舍弊席人跡難居謝氏布衣亂髮木釵如蓬花容憔悴玉淚沉瀾乃延拜於戶外曰叔母尊賢榮莫大焉妾則麻衣在身污行玷名既不能獻賀於門欄且夫人將作萬里之行情雖悵缺又不得望塵於祖道逋慢實多罪悚何極况先臨弊舍莫修起居之禮不敬之責實所甘心而先屈尊口俯詣罪妾滌

瑕之思不趨論肥顧此薄命子子無依又無保佑自知
必死更瞻尊顏恐無其期孤思負德孰如妾身言念及
此豈不慟哉杜夫人淹淚曰先少師托孤之言尚今在
耳而吾不能善導姪子今汝至此無非老身之咎也異
日何面目歸見吾兄於地下乎然天道無知鬼神莫測
以汝淑德卒遭凶禍尚記吾前日勉戒之言乎謝氏叩
頭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妾實不遇時自取顛沛此無
罪不明之致也誰怨誰咎乎杜夫人曰往事勿說來者
可戒須以徵前之心後為善後之策可也君不幸早難
舅姑所持者惟老身而老身亦將遠行常情言之則茲

行宜若無悲感之心而以君之故不覺肝膽之如割矣
目今家法已壞譏說肆行君將不得主饋於此家矣况
且尊堂零落門戶淒涼縱歸故土何所依賴矧甫園極
之譏本自新城今若投身於此必為籍口之資君之去
孰豈不兩難哉余今思之長沙雖遠舟楫相通非道路
所阻之地此後如有難處事須即通報於我則當以送
舟相迎與之同居徐觀前頭之事勢以待好風此萬全
之計賢婦之意何如謝氏曰所見愚迷一死之外更無
策料而夫人指示可生之路敢不惟命是從新城決不
可復歸而長沙水路萬里女子一身利涉難期此計如

不遂行則無如托於舅姑松楸之下以終殘喘杜夫人
曰哀哉君言此計雖好而墓下亦非久居之地須勿忘
余言忍耐辛苦而待他日而可也否盡泰來天道之常
苦盡甘來人事之恒君之厄會豈無可盡之日乎相對
面慰垂淚而別杜夫人留別翰林執道而行喬女心甚
喜悅如拔眼中之釘若去背上之棘焉遂乘隙要董清
而定計清曰當此杜夫人在別之日正好行謀之秋也
我有一計當令謝氏終不得保其性命而但恐娘子不
能用之耳喬女曰誠有奸計吾何不從清出示一卷書曰
計在此中矣娘子其知否喬女曰何謂也清曰此乃唐
史也昔唐高宗寵愛武昭儀昭儀欲譏王皇后而未得
其便矣武氏適生一女容貌甚美高宗頗甚愛重王皇
后亦且撫愛往往出視襦襦之中皇后抱弄於膝上譏
起出他武昭儀即壓殺其女高聲大哭曰吾兒之死果
誰為之高宗嚴訊官人官人共曰外人固無出入於宮
中者而惟皇后才已往返矣皇后終不得自白高宗遂
廢皇后為庶人封昭儀為后是為則天自古昔以來欲
成大事者不徇小節掌珠之病也相公已疑謝氏咀咒
之所崇此天啓其端也娘子所不足憂者非男子也今
施武后則天之餘謀嫁禍謝氏則彼有姪姪之德蘇張



之舌將不得暴白矣娘子何患乎不得志乎喬女聽畢以手打董清之背曰帀狼猶知愛雛可以人而謀其子乎余必欲存已子而除他兒也清曰危急之勢不特陷中之帀而已不用吾計於其他日之悔何喬女曰此則不忍為之更思其次正與相議之際聞翰林來各自散去清召臘梅密言曰娘子為人不忍此詐即若不成則爾與我殆矣須得好機而決行之臘梅每欲得聞而下手矣一日掌珠獨於檯上沉眠而乳母適不在焉俄而夫人侍婢春芳雪梅自園闔萃而來過欄外臘梅忽思董清之言候二人遠去即壓殺掌珠退而密語雪梅曰汝之竊出玉環雖幸無人知覺而夫人偵察甚密事若漏泄則汝獨先死奈何爾若如此如此則得免大禍終有重賞矣雪梅曰諾掌珠乳母以兒之久寐不起就視之則死已久矣大驚慟哭喬女即聞驚惶來救而已無及矣誰知董清所為仍用其詐急告翰林翰林來見身清骨寒不能出一言喬女搥背大哭曰此必是上年咀咒者必逞於吾兒竊訊家中婢僕則罪人可得相公何無一言耶翰林即拿致鞫僕輩酷加刑杖問之乳母曰小婢抱持兒即坐於欄上因其倦眠暫出外廊未及還歸寢已生矣離側之罪萬死猶輕此外無所知臘梅曰

小婢適過門外偶然僂視則春芳雪梅並立門外若有
舉手之狀忽乃回身而去若問此二人則似可知矣雪
梅雖是小婢之從弟而口訊之下豈敢隱諱翰林卽拿
兩人先訊春芳則肌膚糜爛終不誣服曰小婢與雪梅
一時過去而已豈有與知之事乎又訊雪梅則所言與
春芳無異而才下十餘杖乃呼曰小婢將死矣敢以實
告之夫人潛謂小婢等兩人曰獍兒與掌珠勢不兩立
能害掌珠者當重賞焉小婢等累日候隙之際公子獨
睡於欄上而左右無人將與春芳下手而妾則心膽震
掉不敢近前壓殺者乃春芳也翰林大怒以極刑訊春
芳春芳罵雪梅曰上賣夫人下誣同伴若汝者狗彘之
不若也終不亂言而死喬女囑於翰林曰雪梅豈非正
犯又能直告有功無罪更何多問春芳已死登怨已排
况為人所囑豈其本志仍大呼掌珠頓足叫天曰兒亦
兒亦不復爾誓吾何生為寧從爾而死矣更入房中解
帶繫頸侍婢急救之喬女笑不輟以身投於翰林激其
憤怒翰林低頭不言喬女曰妬婦初欲殺我母子而出
謀先泄不得遂計猶不自戢締結婢輩下此毒手於無
知之幼兒今日既殺掌珠明日必殺我身與其死於誰
人之手寧欲自盡之為快婢等何以救我也相公欲與

妬婦偕老速殺妾以快妬婦之心妾則雖死不悔而但
所嫌者妬婦素有私人相公亦將不免言訖更入結頸
翰林急止之勃然怒叱曰彼妬婦巫蠱之變思之痛心
而且顧夫人之恩義掩而不發新城淫穢之行言之污
口而恐貽門戶之羞辱捨而不治渠當自反之不暇而
乃假手奸婢杖賊天倫顧其負犯難容於天地之間若
留淫婦於家內則祖宗之靈必不悅預劉氏之祠絕矣
仍慰喬女曰今日已暮明當聚宗族告先廟黜淫婦以
汝為夫人俾奉先祀須節哀寬心毋使我煩惱喬女垂
淚謝曰夫人之位賤妾雖不敢望而如不與離人同室
則妾之愁小可解矣明日簡招宗族來集祠堂嗚呼劉
少師為黃壤之客杜夫人在萬里之外孰卞喬女之奸
而回翰林意哉眾婢泣告於謝夫人夫人不變顏色曰
吾知今日之禍有矣豈可以為悲憾之色乎

結髮糟糠拜下堂 滿在舅姑感夢中

再說明日劉氏宗族諸會於翰林之家翰林迎入告之
以謝氏前後罪狀及不可不出送之意諸族素知謝氏
之賢喆而且謝氏尤有惠澤於貧寒之族舉皆愕然相
顧無言者翰林又喻以決難留置之意諸人皆於翰林
非宗來則手下也誰能出力爭執以逆其意乎皆曰此皆

翰林家事非吾輩所可與知翰林見衆論之歸一不勝
欣喜遂命家人灑掃廟廡陳設香燭翰林整齊衣冠與
諸族叙立四拜焚香列書謝氏之罪告于祖宗之靈其
文曰
維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月日考曾孫翰林學士延
壽敢昭告于

曾祖考文淵閣大提學文忠公府君曾祖妣胡氏祖考
太常卿贈吏部尚書府君祖妣鄭氏顯考太子少師禮
部尚書府君顯妣崔氏之靈伏以夫婦五倫之始萬福
之源國之興亡皆由於此家之成敗亦係於是可不懼

哉妻謝氏聘迎之初頗有譽聲及同事祀亦無失禮凡
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惡言轉入於耳悖行漸見于目
恣愆禮貞終不過責謝氏日益侮慢自以為口道聖賢
之言躬行邪慝之事內懷妬猜之心潛瘞凶穢之物禍
孽未萌筆跡先露此莫非祖宗在天之靈特垂陰臨於
不聞不覩之中也所當成罪出送以絕禍根而早事先
人偏蒙眷愛共經襄服不無情義是以隱忍不發曷勉
同室謝氏終不悛悔益肆驕恣補有母病半年故家醜
聲傳播人皆掩耳女子之行失身為大禮不可主壺義
不可同居而或慮流言之失實醜謗之無根容其穢跡



不出惡聲此無非小子過於仁厚當斷不斷之罪也小子之寬假大過醜婦之怨懟愈深潛誘心腹奸婢毒殺掖提之稚見古者陳皇后以咀咒之蔑覺廢處長門宮而史氏書之曰皇后陳氏有罪而廢趙飛燕有淫行而其妹合德殺許美人之子皆以有罪自殺書之今謝氏有三人之罪而兼七去之惡祖宗之靈豈有歆饗於祀事門戶之福安能延及於後嗣小妾喬女名家之後裔閨中之淑女雖六禮之未行諒百行之俱備既有幽閒之德宜奉祖宗之祀茲乃陞為正室妬婦謝氏不得已黜之謹告祀文讀畢使侍婢引謝氏四拜受命而出於門外諸族拜送于道左莫不揮淚曰夫人善保千金之軀後見天日謝氏拜謝曰遠送罪人良感厚誼有罪如山敢望後見乳媪泣抱憐兒進于謝氏謝氏垂淚撫項曰慎勿思余善事新母未知與爾更有相逢之日乎汝母罪重運及汝身覆巢完卵寧有是理惟願後世更為母子以續此生未了之情言訖淚泉湧兒髮盡濕俄而收淚改容曰少師捐世頑命不即死滅慈母終堂亦不從歸累命殘身尚在人間其可眷戀此襁褓之兒耶遂抱憐兒與乳母乘轎而出憐兒大聲呼哭曰孃乎孃乎何去胡不牽我而去乎謝氏亦一聲大呼於轎上更哺乳而語

曰余當於明日還來好在好在再三撫摩不忍相離翰
林督令速出不敢頃刻遲留遂促轎夫而去兩僕擔轎
而以袱遮面自本家帶來老乳母少義鬟二人從之謝
氏纔出重門諸侍女引喬女上家廟飾珠翠之華冠曳
雲霧之衣裳蘭馥靄靄佩玉珊珊威儀甚盛如山如海
光彩照耀望之若神仙焉禮罷與翰林同坐受奴婢之
賀衆僕強忍悲憤佯作好顏舉手叩頭咸補壽福喬女
揚揚自得意氣騰空乃謂之曰自今吾斷家內之事汝
等毋如謝家之家之日各勤職事毋陷罪戾衆皆應聲
曰敢不承命教其中老蒼頭十餘人進曰謝夫人雖以
罪見黜老僕等服事累年分義過重願欲拜別於中路
喬女曰此則汝等厚誼吾豈禁止乎衆婢僕即迸出趕
追及於大街之上痛哭以送謝夫人為之留轎使義鬟
傳語曰追念舊事遠來相送多謝多感汝輩善事新人
無忘舊主其後喬氏憶中路送別謝氏者必有密議之
事疑之甚矣是日道路之人聞謝氏之行事爭填街衢
無不流涕曰世事反覆一至於此哉十年前劉翰林新
迎謝娘子之日威儀婢媵照人耳目凡有女子之行求
婚之家孰不嘖嘖欽仰願與新郎新婦之相得而未及
一紀事已如此蒼海桑田信非虛言中有一人飲泣而

言曰吾聞謝氏端正美麗特其餘事其淑德懿範遠出
孟光少師之佳悅翰林之稱重世無其比而一朝至此
其間是非曲折非外人所知而夫婦之間豈不難哉于
時天地慘悽日月無光疾風飛雪氣像淒愴翰林亦良
久不怡輻夫彷徨路上莫知所適將向新城去路謝氏
謂父鬢曰當往城東墓下矣遂改出朝陽門外到劉少
師墓下得數間茅屋而處焉荒山繞天松陰匝地惟聞
哀壑之悲風空林之鳥聲而已謝氏小公子聽得此奇
顛倒馳往見夫人而泣曰女子不容於夫家則當歸本
家禮則然也且兄弟同居亦是一樂矣姐姐獨守空山

將欲何為謝氏曰余豈不欲與爾同守母親靈造躬進
朝夕奠乎但一去本家則更與劉氏永絕仍念余本無
作之孽翰林素是賢明君子一時雖惑謔言而他日不
無追悔况余雖獲過於翰林元不得罪於先舅老死墓
下是所願也賢弟無恠焉公子知堅之難回遂歸家遺
幹事老蒼頭及侍婢香娘謝夫人曰吾家奴僕本來欺
小留此無為也只使老蒼頭守門而香娘則還送焉此
地乃劉家宗族及婢僕所居而見謝氏來人皆憾愴以
山果田菜逐日來饋且謝氏敏於女工造衣織布以資
生業且有粧奩中數少首飾賣珠繼糧賴以不飢牽蘿

補屋仍以疋身雖甚艱苦足過時月矣。轎夫還到傳謝氏往去墓下之意。喬女商量曰：不歸新城直往墓下者，非黜婦自處也。乃謂翰林曰：謝氏既有醜行，得罪祖宗，安敢居在劉氏墓下乎？翰林曰：黜送之後，有同路之人，東西南北任自所之。况墓下非但劉氏所居，他人亦多居住，何必禁之？喬女不悅，與董清相議。清曰：謝氏居墓下，其計有三：一則不往新城，發明玉環之事；二則自以為無罪，以劉家婦自處也；三則欲得宗族之心，以為他人之助也。况其先山翰林春秋往來之所也？翰林見彼僻處深山，喫盡許多辛苦，則豈獨無慨然之心哉！今聞

外間法法，莫不為謝氏稱冤。云使謝氏久留於彼，恐為後日之憂矣。喬女曰：然則密遣刺殺以滅其跡，何如？清曰：不可。謝氏自是娘子之敵國，一朝見殺，則翰林豈不致疑於娘子乎？余有一計：前者玉環尚在冷振之手，此天與其便，而冷振本無妻子，嘗聞謝氏之賢，每有偷香之詐。今使冷振瞞取謝氏，則外人聞其失身，必不稱冤。翰林知之，則更不致念是計。豈不妙哉？喬女笑曰：甚妙甚妙。但以何謀乃欺謝氏乎？清曰：冷振近不往來於吾家，未可密計。相議吾當先使心腹一人假稱杜夫人家奴，往言謝氏推官除拜京職，陪大夫人還京，要此娘子。

相見偽作杜夫人之書送之則彼必信之無疑一遣使
冷振覓第於僻靜處預備花燭待彼來到強成親禮則
謝氏雖有羽翼何能脫於吾網乎喬女以手拍於董清
之背曰子之膏中一何妙理之多也妬婦寤合枯死於
山中而將為冷振之妻則於渠豈非至望耶即覓杜夫
人之書數張與董清蓋杜夫人筆跡甚不精工效顰頗
易清遂依模作一書付與私人口遂亮謀仍訪冷振備
說此計曰劉翰林兩妻俱是絕色而我得其一凡又得
其一則吾兩人風流勝於孫周矣冷振大悅不覺舞蹈
急俱花燭而待之時謝夫人方織於窓底忽聞門外有

人來問此是劉翰林夫人下處耶蒼頭曰汝自誰家而
來乎答云來自東城杜鴻臚宅耳蒼頭曰杜老爺陪大
夫人方在長沙任所胡為來乎其人曰汝未及聞之耶
杜老爺曾為長沙推官而未及到任朝廷以吏部謬擬
外除即拜翰林之官馳駟石之故老爺中道聞奇陪
大夫人來到東城宅屬身大夫人聞命夫人在此送我
探候而夫人之書在此矣蒼頭持納於謝氏聽得
杜夫人還京滿心欣悅忙手折見其書曰昔別後已
經年音耗杳如隔世老身未嘗一日不置娘子於心目
娘子既以老身斥於方中乎思想之懷欲言則蒼天悠

碧海滔々而已老身與娘子別後隨兜長沙將向矣
中道聞兜移拜京我還舊第聞娘子退處先隴之下屬
耳嗚呼娘子有今日雖已送料而若使老身在京娘子
之被揪何如是之遽耶念無良一至於此一憤一漸肝腸
欲裂處之變道娘子講之勢矢依之松楸誠為得計若
使先兄精靈不昧悲惋之餘亦必自慰之矣深山窮谷
強暴可畏粥飯寒蔬生計甚難此身為娘子痛惜至於
忘寢廢食者也惟娘子亟來契舍與老身飢渴共同疾
病相救則何異於在先兄墓下乎轎夫明日當送惟娘
子勉強從之收拾奩具以待幸甚臨紙流涕先此草草

謝六驚喜之極慮不及他况其筆跡詭無一毫可疑書
中同居之言與前相議符合豈知其間乃有凶人之奸
計乎遂以復札還付其人書曰

負累人謝姪齋沐上覆於尊叔堂夫人坐下伏以賤妾
賦命甚險祿行賤污得罪於夫家者固已多矣而特賴
夫人眷恤之恩指導之誼且默而不黜當死而不死者命矣
妾雖愚迷亦具心腸豈無感激之心哉自別尊顏瞻慕
深切山川間隔信使亦稀瀕死殘喘每恐溘然更得仰拜
微覩終抱無涯之痛矣盛德逾光不以咎譽而卑易之
枉書垂存慰謝備至妾是何人得此尊嚴之下眷哉千

里感頓之餘賢體萬重欣聳一倍悲喜交至噫巫盡之
凶平人所忌淫穢之行貞婦做恥而顧妾一身兼此兩
惡固不可沒齒於教人之末至於賊害天倫其罪貫盈
皇天無語至寬難雪則刺心自明於義得宜乃反苟存
視息尚遲一死此何人理自遭變出來依松楸者為有
孔通之喜而欲屢追慕之誠辱速此勤欲令全活得疵
德蔭是妾至願妾何敢有違於尊命乎萬一惟候尊命
明日面白草草不備

是夜謝氏對燭獨坐悵悵言曰萬此之後凡百雖艱托
身先壠頗以自慰又當難去可勝悵悵憑枕耿耿不能

成寐昏之中忽有一人進曰老爺與夫人要見夫人
謝氏見之則即前日少師侍婢也隨到一室則房舍窓

擺窈窕邃奧侍婢數十人迎拜曰老爺與夫人待夫人
於房中矣開戶而入少師與夫人同坐一處少師儀容
宛如平昔夫人具命服端坐謝氏俯伏而哭少師勸止
之曰娘子信謠使賢婦至於如此余未嘗忘于懷也出
明路殊不得相求天數已定亦不可咎也時東雲雨臨
晚故象揮洒袞淚而已今宵請來非為他事朝者書札
乃偽也非真也其間自有違誤之端細看則可以自知
夫人招謝氏至前撫頰曰余早辭坐緣未及見新婦君

須舉頭見我容自余雖在泉下而神魂未昧吾見與新婦上

祀心甚欣悅素不喜飲酒而新婦酌則必盃頌而醉

矣今使喬彖淫女奉余祀事宜有敬饗之心哉新婦雖

彖之後未嘗就祠長在此處唯賢婦是依今賢婦將有遠行是誰

之命豈不悲哉謝氏扶持夫人之足嗚咽對曰縱因杜

夫人之辱柘欲往城東下懷缺然不忍即難適承尊舅

下教方覽筆跡之非真婦下窮豈有可往之處乎自此當

老於先塋之下何謂遠行小師曰非此之謂也杜夫人

書札雖是偽作賢婦若在此必不免凶人欺謀况賢婦

遲殿有七年之厄速往南方五千里外而避之天定也人

不可防矣努力速去毋貶後悔謝氏曰女子遠行顛沛

可慮前頭吉凶更乞指教小師曰天機不可徃泄只付

一言茲後六年四月望夕泊舟於白蘋洲而濟人銘心

不忘焉此地泉下賢婦不可久留須速歸去謝氏對曰

令堆尊顏何日復見仍失聲痛哭乳母又鬻知其夢歷

呼而覺之謝氏驚起則乃南柯一夢也稍定精神謂乳

母曰一夢甚奇仍說一遍即出杜夫人書再三看過終

不見可疑之跡忽然大悟曰杜鳴臚名是強身夫人常

時言語書札必諱其身書中乃有此身知是書証也未

知何許奸人模他筆跡若是也俄而日已曙矣夫人謂

乳母曰小師謂南方五千里外往避災殃夢中雖未得
詳聞長沙府正是南方且杜夫人去時言水路五千里
舅姑之意欲我托身於彼也但水路杳遠故舟雖逢將
之奈何蒼頭忽報杜推官皂轎軍至矣乳母曰茅聞於
來者則可知矣夫人曰既知其奸何必問也不過一強
暴之黨也彼若知吾覺悟則必觸其怒而挑其禍也但
說余夜來觸風不得運身也乳母以此說其諸人諸
人相顧盤桓知其不可強報董清曰曰吾聞謝氏性
敏多智其必吞送之後却生疑訝送入東城聽杜夫人
在長沙補疾不來此計漏泄則禍將不測矣冷振初得
謝氏答書欣喜踴躍及聞此奇蹶然敗興謂董清曰事
既經營不可中止其被禍寧雪余憤余有心交如兄
第者十餘人皆豪俠之人夜半同往幽取彼若聽言則
是冷之福如或不順則以刃刺殺以絕董兄之禍根清
曰此計正合吾意凡事貴在神速矣且說謝氏夢裡南
睡之說雖甚分明然趙趙未决遂向小師墓前焚香祝
之曰小婦雖荷夢裡明教而女子遠行察多疑惧之心
且遠離松楸情所不忍欲以卜筮决之伏乞舅姑之灵
默垂陰臨爰隣危迫明示爻辭使之避凶趨吉焉祝畢
擲金錢坤爻為始占辭三爻西南有利東也不利行西

南則得遇人又曰翩、故去女不驚亦不違姮娥托月
宮悠、竟至昌謝夫人歎曰神明攸佑也使蒼頭往通
州古渡口覓得南征之舟還則報曰通州人張三本以
杜鳴臚宅奴子免役出去南方以販糧為業今且乘舟
發向廣西路由長沙云矣夫人大喜曰杜夫人宅家人
無異吾家之僕也豈非神明所佑也即備盤纏將往通
州言於隣里曰欲往近新城本宅矣遂就舅姑墓前慟
哭拜辭風雨淒恹溪水嗚咽似助謝氏之悲矣方難墓
下冷振聚黨來恟象已空矣大慚而退矣

懷沙亭寫柱記死

黃陵廟拜謁二妃

謝氏往通州上張三之舟張三知謝氏之為劉翰林夫
人且將向長沙待之如已主一體不敢怠慢舟行累月
備嘗艱難吳山千疊楚水萬申春鶯已故秋鴈乍來夫
人悼身世之飄零感時序之變遷朝、暮、惟有潸淚
而已舟子報長沙不遠到泊漸邇夫人心下少康屈指
以待至華容縣惡風大吹舟不得行艤人且多病者泊
舟浦口尋江邊村舍少憩焉近見草屋依山柴扉臨水
使叉鬃叩門呼人有一女子出迎年才十三四容貞絕
羨態度娉婷有似桃花一枝照曜春水迎夫人坐於中
堂時已夕矣夫人問曰姑娘何往汝獨在寮乎女子對

曰妾姓林父歿其緇母于氏同居母適往越水里饗神
之處卒值惡風尚未還家矣女子退而向髮論得夫人
行色自八後厨略備待客之饌俄而明燭於廳上仍進
夕飯沽江村之美膾武昌之肥魚節果山菜精潔可食
夫人却酒肉惟下筋於蔬果感其慇懃謝於女子曰遠客
貽弊良可感愧女子俯伏以對曰夫人天人也辱臨函
地榮動閭里村家薄饑殊甚藝慢寡多惶惧敢當稱謝
是日夫人宿於其家翌晨將發而風浪未休三日留滯
林家女子愈致款申盡其誠禮及發而情依依不忍捨
去夫人取行中所賣指環而贈之曰此物雖微聊表寸
忱留著指環以為他日之面目女子再三辭謝曰路費所
需妾何敢取之乎夫人曰長沙不遠路費且裕毋用固
辭君但愛焉女子乃跪受看指泣別曰夫人善保千金
之軀也謝氏曰若有重逢之期則會合不難而念吾兩
人皆女子也一散萬里相遇難期可不悲哉仍揮淚而
別又行數日老蒼頭得水土之病死於舟中夫人不堪
悲傷為之停棹使張三瘞於江滸高崖而去夫人行中
無一箇奴子只餘乳母又鬻等而已十分狼狽問前路
遠近於張三三對曰近日順風連吹再明日可到長
沙矣夫人甚悅風順疾帆出洞庭之岳岳陽之下此地

乃戰國時之微也。虞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皇靈二妃
追之不及，哭於湘水濱，淚染叢竹，血痕斑斑。此所謂瀟
湘斑也。其後楚臣屈原事懷王，竭忠補國，為小人所讒，
放之江南，製難騷九章，自悼卒投汨羅之水。漢之才士
賈誼為大臣所疾，黜於長沙，作文投水以吊屈原。而千
載歸來，古跡猶存。此實騷人斷腸之處也。若夫九疑之
愁雲溟，湘水之夜雨蕭，月明洞庭之湖，鵲啼黃陵
之廟，當斯時也，遷客騷人無不淒然下淚，感然興歎。况
謝氏繫身事人，被讒考失，所隻影飄泊蓬轉，萍浮魂隨，
失侶之鴈，怨結望夫之山，吊屈原之托，怨憫餘生之無
托，感古傷今，寧不感塊處蓬底，達霄無眠。此時南北
之船多繫岩邊，夜半聽得傷船之人相共語曰：吾長沙
府民，等厄運未盡，今番興敗，大夫手矣。傍人曰：何謂也？
荅曰：上年來杜推官老爺清廉正直，善斷獄訟，民間無
所怨，不幸無福而失之。新來劉推官愛金貪銀，不卞玉
石，民無申直，酷施權杖，吾等貿易，非失手耶？夫人聽知，
杜推官之違敝而亦未知移守他郡，抑違為京職，展轉
沉吟，恍惚如失。急使張三問之，來告老爺治效最著，巡
按御史奏聞于朝，擢為成都知府。日前已陪大夫人赴
任，所而新推官是湘江人也云矣。夫人心破膽碎，莫知

野為仰天搥背曰悠悠蒼天明、白日何使我至此謂
張三曰杜夫人已往成都長沙乃客地既不可往彼亦
不可留此余其下三人於此從身好去張三曰長沙既
非可往之處小的亦難久留於此未知夫人從此安往
夫人曰此身何處不可托跡甬不須強問乳母又鬢同
知所措相扶啼哭張三遂下三人於江岸向謝氏拜辭
謝氏願夫人保重、乃解纜而去乳母等泣問曰盤
纏已盡四顧無依哀我夫人將何為哉謝氏曰余雖有
眼而不能知人行身不善而又不能取信自速同極之
說遭此無窮之辱至今生存在良可苟矣至於此境尚畏
一死哉吾心一倍煩惱欲上高丘遙望故鄉汝等扶余
而上之兩人扶腋挽上一危絕巖俯江斷崖千尺老樹
叢篁之間有一古亭扁之曰依沙亭乃屈三閭投水之
處後人為之構亭而古今文人題詠甚多矣夫人謂乳
母曰余始聞杜推官遽去之語頗疑前分之無驗矣到
此恍然大覺神明所教信不虛也乳母曰何謂夫昆乃
古之忠臣讒遭溺水之處也舅姑之灵知吾無罪於古
人故令我到此抱石入水全其清節其爭芳名於萬古豈偶
然哉清江之水千尺吾骨可葬於此矣言訖臨水躍八
兩人扶之哭曰賤婢兩人奉侍夫人千辛萬苦來到此

地生當同生死當同死願從夫人遊於泉下矣夫人曰
余是罪人死固當矣汝等無可死之義何從我於水中
乎盤纏尚有餘資余死後汝等分取托身於此地之人乞
為俾僕則又髮雖幼可服使令乳母雖老可堪炊爨何
憂乎不得其主也各愛爾身善保其虞為遇此方之人
須傳今日之語也又曰死生亦大矣不可明白遂取筆
大書柱上曰某年某月日謝氏貞玉溺水而死書罷仰
天太息曰天乎神乎胡使我至於此極也聖俞謂福善禍
淫者皆謾說欺我也又曰此千劫心子背扶目屈原投
水白奇履霜自古而然也余死宜矣向也而祝曰其舅
姑父母之靈洋洋同遊於一處則無憾矣顧謂乳母曰
吾欲復奉盃的上少師祠堂豈可得乎未知隣兒生乎
死乎一見吾兒其吾翁之顏則吾無恨矣三人相扶俯
瞰江流則風濤涵湧魚族出沒陰雲四起夕日無輝猿
啼鬼嘯如怨如訴三人大哭一聲謝氏仍氣塞不省人
事乳母又髮坐而飲泣撫其手足謝氏精神昏窒奄奄
曠之中一陣清香忽爾擁鼻身邊忽聞瓊之教俄
青衣女子二人立面前容色甚異似非人間人向謝氏
拱手曰娘子請夫矣謝氏惶忙起謝曰娘子是何人在
何處女童曰夫人往則知之矣謝氏隨女童過山後竹

林行百餘步則粉壁朱門儼若王者所居遂入三層重門
則高殿寬々廣庭甫々綴瑞坑而蓋屋綴白玉而為砌
粲爛炫耀奪人之目可知其非烟火世界也青衣白娘舉
動未罷夫人乍可留此以待遂入謝氏坐于殿門東舍
從門隙而窺之金節雲旛羅列左右象樂迭奏散音軫
輶又有彩女數百各進其曲五色神鳥奮翼引頸和樂
而鳴其聲清和能解人不樂之氣女官遵命婦百餘人
分隊而立於階上高蹇珠簾燒龍腦於黃金彤象之精
大唱鞠躬無拜三四字諸命婦一時四拜平身而女
官引之以次上殿謝氏曰彼何礼也青衣曰今日望日
故諸夫人朝謁於娘々座下言未訖侍女從殿上來曰
謝夫人請來耶青衣曰已邀坐於此矣遂導謝氏立砌
下向娘々拜謁禮畢殿上侍女催呼謝夫人上殿青衣
又引謝夫人從西階上昇殿而伏娘々命賜坐定仰視
娘々頂鳳龍之冠御風雲之袍秉青玉之圭振明月之
佩儼坐於白玉床上傍小座一夫人坐其上威儀眼色
彷彿於娘々命婦等東西分坐年之老少魚之妍強雖
若不同冠服別無異殊礼與儀肅闐如無人謝氏心魂
竦然座於末席娘々問曰夫人能知我否謝氏俯身而
對曰妾早坐界樓奴之人何曾拜謁於娘々乎娘々曰

夫人能通史^書定知余歸矣吾兩人帝堯之女帝舜之二妃也史記所謂娥皇女英楚辭所謂湘君夫人卽寡之婦妹也謝氏起身叩頭曰人世賤妾每從書籍仰慕聖德而已不意昨身親見矣狼^々曰爲之卒邀非爲他事夫人不惜千金之軀欲追三閭之蹟其非天意而且夫人以天道無知此則夫^以聰明有所蔽也豈不慨然哉敢此邀來爲之開釋且要以少解鬱寤之懷也謝氏曰娘^々下教至此賤妾中心庶陳矣妾顛蒙無知祇爲上天無私作善者降之福作不善者降之禍矣以今視之大有不然者自古忠臣義士遭遇謠禍者如子胥屈原之徒也言之悲悵不必更論以閨帳女子言之衛莊姜詩人莫不贊其德孔子亦且記其詩爲後世法則其才德之美爲如何哉猶且被謔見踈莊公至今令人悲惋漢之班婕妤好事君以禮固辭同輩保身以智願奉太后先儒之所稱美而慘遭^孔燕之妬廢處長信宮所製之詩能使千秋流涕此非其章^々明教者耶此外賢婦列女之修其德而不能獲天之佑累其身而乃反被其禍者古今滿^々何可尽記才妾本寒微卑夫嚴父受教慈母無一可取而劉少師誤聽媒言爲其家婦備六禮而迎之垂一言而獎之妾之涯分於斯極矣夙夜戒慎一

心祇懼若將履薄冰臨深淵庶無獲罪於天象矣少師
捐世家事大譔嗟呼維整南山之竹書姜之罪惡尚有
餘矣尖東海之波洗妾之汚名亦難盡矣掩面而出丈
夫之門洒淚而別舅姑之塋身一葉於江湖路萬里於
瀟湘呼天而漠、叩地而茫、生無可敏不死何俟故
將殘之命欲投萬頃之波此身雖不與恤而此心誠可
憾也以女兒偏性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較蕞無知之
說使娘子聞之罪合萬死願賜恕諒娘子聽罷顧左右
而微哂乃正襟而謂曰聞君之言蓋欲效屈原而問天
也予且舉其梗槩而言之吳王狂悖楚王之昏暗得罪於天

天欲傾其國詐則子胥之忠不見信屈原之賢不見用
時也勢也豈天之有所憎於二子乎使莊公得姜之補
則衛國當成齊桓之伯業令成帝聽班婕妤好之戒則漢
室可期周宣之中興而二君昏庸不足以受天之福故
莊姜踈矣婕妤好廢矣然隨之而吳楚之亡忽為漢衛之
業衰矣此乃天所以彰四君之罪揚四人之名善惡之
報其可誣乎鍛爐而鍊不変黃金之堅霰雪交集方見
松栢之勁雖過千萬代而名愈光節愈顯史前之困特
一時之厄也身後之名乃萬世之榮也天理昭々豈有
毫末畧乎寡人姊妹閨壘之弱女窮無所學唯皇太后

君惟生長富貴不驕於夫家竭其誠孝謹事舅姑故上帝嘉之封為此地之神以祠天下之陰教座上諸夫人皆歷代賢婦烈女也聲氣相應跬步不離御風乘雲聯翩同會相與講義理論心素前世之悲歡榮辱已付於春夢中何足以介懷哉以此觀之我苟為善天豈負善我苟為惡天豈佑惡而况夫人之事與古不幸者有異劉氏素是積善之家也誠意伯之遺澤尚有未軒而少師忠臣烈士翰林愷悌君子唯其不幸早知識未周必須經許多事理許多憂患增其所不能然後方可以廣其志成其能故天降之以一時灾禍欲使警動其心堅忍其性退夫人之賢哲進為女之凶邪待其改過遷善復使夫人輔佑之也此特上天冥佑劉氏而亦是運之不免者夫人何如是太燥也夫人雖以身負惡名為私心之至痛是猶浮雲之過太甚矣蟾蜍之蝕圓光曷足以為賢德之累乎彼讒害夫人者雖身誇一時之得志而淫亂邪侈無所不至天將辱其凶惡降之以罪如此虺蛇之害人自以為能虫蚊八蠹不知其穢矣夫人來此已久從者必疑矣謝氏曰妾雖因娘之之召暨迨暑刻之命顧此失所之人寧無可托之處去投水而已伏願娘之如不嫌陋備置侍婢之末娘之笑曰夫人他日自當

南未於此會其曹大家孟德曜此肩而但時運不及雖
留之不可得也南海道人其君有宿世之緣托身於此
以待天時亦天意順受而已謝氏曰聞南海在天一塵
道路有隔既無舟楫又乏糧資將何以致身乎娘曰
所導之人已在目前此則不足慮也遂指座上東壁容
與秀美眉目妍媚者曰此則君所補綴莊姜也又指容
與清淡者曰此班婕妤也又指西壁琴心閒雅者曰此
曹大家也又指顏色黑者曰此梁處士妻孟氏也謝氏
起拜曰諸夫人乃妾之所執鞭者也不料今日得見其
真面目也四夫人以目傳神而已謝氏拜欲出娘曰
勉哉之為善不怠刈當於五十年後復會此處矣翁西
青衣引去謝氏下殿階十二緹簾一時齊下其聲鏗々
謝氏仍以魂悸欠伸轉臥兩人謂夫人醒矣大聲呼叫
謝氏起坐日已高矣

婦人依山空門 羣小構成詩業

謝氏精神久而始寤娘之語歷々可記茶香尚在口
矣乃謂乳母曰余適聞安往耶對曰夫人室塞已久而
才得回甦矣豈有所去之處乎謝氏備說夢中之事指
山間竹林曰我從青衣由彼路而去往來之處今可認
矣爾等若不信吾言隨我而來遂起身從細路而入抵

大林之北則乃有一古廟而扁曰黃陵廟正謂皇英之
廟也物色與夢裡所觀依佈而但殿宇荒涼丹青剝落
矣入廟門就殿上視之則皇英土像儼然坐於殿中央
矣謝氏焚香拜祝曰賤妾荷娘之春遇多矣此身得
達不幸會刈誓不忘盛德矣退坐西廊飢餒頗甚令乞
食於守廟民間三人因光而會相謂曰廟前無可看足
之靈神靈亦戲耶此時冥竊乍收月色微明忽有二人
自廟門而入見謝氏在於座下乃言曰此真是耶遂進
前一是尼姑一是女童問於謝氏曰娘子無乃遭厄欲投水
死耶三人驚曰師傅何以志吾事乎尼姑慌忙作禮曰
吾在洞庭中君山之上矣適間似夢非夢間觀音顯聖
言曰淑女罹譴將投水爾等急去黃陵廟救護而來是
以急棹輕舸渡水而來果遇娘子於此菩薩之言神驗
如此哉謝氏曰吾等濱死之命幸蒙師施之救感佩案
深不知所謝而猥以俗跡托於禪菴案則有所不安於
心者尼姑曰出家之人本以慈悲為心而矧有菩薩之
教娘子何以出此言乎遂與相扶而出下崖登般尼姑
女童刺般如飛忽有一陣順風起自黃陵廟瞬息頃刻
已洶於君山矣在八百里洞庭之中一点鱗起空中中
而臨水亂岩紫回古篁叢鬱壑坐世之人不到處也尼姑



扶携謝氏月下尋逕十步九休攀蘿至菴名卽水月幽
邃清淨一塵不到直是別世界也三人足繭身疲寢不
覺曉尼姑早起洒掃佛前與手上殿焚香叩磬呼謝氏
礼拜謝氏及乳母又鬢沐浴剪爪向佛殿拜礼訖視
其前面贊文不覺潛然出涕原來此像十餘年前謝氏
所贊白衣觀音像者也尼姑恠其感悲而問曰娘子奈
何對此流涕耶謝氏曰畫面所寫之贊卽吾未笄之時
所製文也舊跡入眼烏得無感尼姑大驚曰娘子果是
謝給事宅小姐耶吾固疑其音容之甚熟而豈意重逢
此地乎小尼卽當日乞文者也小姐尚記羽化菴妙姬
乎謝氏曰纔經禍亂神魂暗、師如不言何以認得乳
母亦方始覺悟相與吃、言、而慰妙姬曰其時果奉
劉少師老爺之命受書於娘子少師見之大悅卽定親
事賞給不貲小尼留者娘子之吉礼而適師傅督還故
不得已拜辭杜夫人奉持菩薩畫像轉往衡山從師學
道殆為十年矣師傅示窈之後無處可依爰此別區遂
構小菴講法誦經日月亦多矣時、仰瞻神像仰誦贊
文宛娘子之情咳心常耿、于中矣未知娘子何以至
此謝氏垂淚細說前後姬亦泣曰世事翻覆一至此哉
盈虛哀樂莫非天教望夫人慎勿慨懷謝氏復咏修竹

天寒海波萬里之句唱然長呼曰蒼中物色盡入一句之中矣偶然一句語盡今日之身世萬事前程豈可以人力為之哉菩薩則尚抱小童而我之麟兒隔在萬里若使菩薩有知豈無悲憐之心哉日焚香叉手以祈翰林之回心憐兒之再遇妯娌從容問曰夫人既到此中服色何以為之耶夫人曰余之來此不得已也豈有寔服之理妯曰吾亦思之翰林賢明君子雖信奸讒有此過誤而日月之更知在不遠小尼曾學推筭於師傅略知其糟粕請看夫人四柱以驗吉凶可乎遂筭畢起拜而賀曰八字之中五福俱備即今雖有六年厄數過則福祿無窮榮華煥世願娘子勉加寬抑無傷賢體謝氏曰聽得妯娌之言始覺前日之夢問曰此間有白蘋洲否妯曰洞庭之南有島焉蘋繁多生其間花開之時則淨如鋪雪故名之曰白蘋洲也夫人仍說舅姑夢中之言曰冥教如此而茅未知其肯矣妯曰時至可驗矣話間仍及路中遇風留宿林家之事仍補其女之賢妯曰夫人見小尼之侄女名秋英未幾難福吾妹先死其夫娶卞氏之女為後妻矣未幾其父奄歿卞氏送秋英於小尼使之學道小尼卜其身命則壽福多男子之命也小尼勸卞氏養育矣近聞侄女孝誠出天女之

且如母女相和家道安云矣謝氏曰所難得者繼母之心而十餘歲兒女志行如此若我者豈不愧哉補歎不已謝氏及乳母在巷中凡事與如姬分功而義鬻與女童來毋乞糧於江外村舍以供朝夕日居月諸世緣漸忘真所謂天地無家客江村有髮僧者也謝氏初雉墓下之後冷振敗故報於薰清、問于村人則云往新城探于新城則亦無蹤跡深以為疑不能推得喬女謂翰林曰謝氏隨人遠奔果是淫女也媿兒既出其腹則必如其母之惡且謝氏有私久矣若留其兒貽辱於祖先矣翰林曰自古母惡子賢多矣媿兒骨格恰似先君而亦其我相類豈有狐疑於其間哉翰林恐喬女不利於幼子留心保護故喬女終不得害焉喬女巧言令色妖歌淫樂盡惑翰林操弄於掌握中自恐其污穢之行跡為奴僕之所洩日加酷刑作盛鉗制小有過失輒鏢其膚而割其舌家人戰慄結口而不敢言反目而不敢視由是益無忌憚翰林儼直之夜則只牽臘梅寢於栢子堂招入薰清偃然同宿家人無不劫齒而畏死含嘿矣一日天子醮于西苑翰林隨齋禁中適玉候不豫諸臣不敢出矣罷齋後還家時止味爽矣喬女其薰清宿於外堂侍婢秋香等故欲發之告於翰林曰夫人時在栢

子堂夫喬女知翰林之還北起遺董清意入內堂則翰
林已入內堂矣問曰相子堂久不修棄此寢彼何也喬
女獨宿內堂必有夢壓故往往出宿於古第矣翰林曰
斯言正是矣余亦近來八宿則夢北甚煩出宿外寢則
不然方以為訝矣夫人之言又如此殊可怪也當招卜
者訊之是時嚴丞相以仙鬼之說迎合上意固其寵天
子將在西苑以祈禱為事諫議矣鮮瑞上疏劾嚴崇上大
怒以海瑞充軍翰林其同僚上疏拯解之上下詔切責
且下令立法曰大小臣僚有敢論祈天之事者處以極
刑翰林惶恐補病不出親舊多來問一日朝天宮陶真
人來見翰林曰從容問曰近間夢北不吉恐有妖氣
耳引八內房使之察氣真人四顧曰果有妖孽之氣而
不知大端矣令人毀寢床及房辟得木人十餘翰林大
驚曰是何為也真人曰此則害人之物相公府中必欲
有專寵者為此舉耳古有用此妖術能奪人之精神亂
人之心志使之駸然八於昏惑之中者甚多燒滅則
無事矣即娶燒之仍謂曰相公眉間有黑氣象運亦似
不吉矣語云主人棄象相公若避禍攘災慎言而謹行
則可保無事矣翰林謝送之心下想道前日共夢謂出
於謝氏之手矣今則謝氏已去房壞新改木人尤多象內

必有妖人尚在謝氏之黜無乃冤耶原來喬女用李十娘之妖術埋此木人欲掩外靈之私奔假補內寢之凶夢致令翰林懷疑發其謀亮其非天誘其衷耶翰林雖不知喬女之所為而既燒積年妖穢之物更還舊日清明之氣收拾精神坐想四五年間顛枉之事依佈若昏夢方覺恍惚如沉痾頓蘇惕然驚悔油然而感悟終日憑几徒任咄々之聲矣會有人自成都傳致杜夫人書蓋未知謝氏之見黜眷戀之意溢於言表勉戒之辭出於中心翰林玩弄三善端自崩其書曰

老叔母寄賢侄延壽與君相別今幾日月僻在遼夏京洛杳茫只有夢想而已噫為人臣而欲事君則盡心竭忠而已為人子而欲緇先則毋改父道而已賢姪承祖宗之緒讀聖賢之書不待老身之戒飭而亦知齊家之道矣嗚呼謝氏之賢德先凡知之而君獨不知謝氏之至行先凡敬之而君獨不敬既以凶穢之事誘之於端慙之身又以淫亂之行疑之於貞淑之人是不及先凡遠矣豈其繼志而述事者乎先凡臨沒之時以君托之於老身而老身不能体先凡之意遵先凡之言補君不足匡君不逮使一言一事皆反於先凡老身他日何面目拜先凡於地下乎君之所愛吾亦愛之君之所好吾亦好

之而已至於淑慝之別不可不嚴賢佞之分不可不謹
此則不可苟同者也若使謝氏如為喬女喬女如為謝氏則
吾當取喬女而斥謝氏矣何彼此而有貴賤之別乎老身
只有公心而已如非君溺愛蔽私也惟君勿忘別時之言使謝氏全
其清節保其性命以副先兄平日眷之至意是所望也翰
林見畢乃曰輕黜謝氏余有三罪謝氏素著幽閒先人所
許而木人之變事涉曖昧則此不當疑而疑之也性本
靜淑年亦不少玉環之事言足醜穢則此不當罪而罪之
也唯慮後嗣勸吾娶妾而掌珠之禍春芳不服則此不
當黜而黜之也惜乎吾其陷於奸人之術而不悟也此想

彼思心甚不安喬女性本慧諒之物也豈無不覺於機
微之間哉大以為懼言董清曰曰吾兩人事家人無
不知之而徒以畏休威勢不敢發說矣翰林之意一變
則譖夫人者當雲翔鱗集吾兩人不知死所矣喬女曰
勢已如此何以則免乎董清曰人既負我亦負人潛
投毒藥以害翰林吾兩人為夫婦則豈不奴哉喬女沉
吟良久曰此言雖合吾意而若事不成而謀先泄則大
禍立至不如更思萬全之計也時翰林引入出仕方有
日矣一日翰林入闕喬女在書堂招董清議之清偶然
案上休紙得小紙即翰林所製詩也取而觀之其詩曰

古人誇誕後堪噫鑑戒昭々盍念哉天上書因明玉降
水中盃為佞臣來朝無正臣治還亂政拂群心瑞亦灾
惟願至尊調玉燭儘教人物上春台董清數_篇過喜動
顏色謂喬女曰吾輩百年好緣都在此矣喬女忙問曰
何謂也清曰天子下詔有誡訕西苑祈禱者當用極刑
矣翰林之詩蓋嘆時之_大譏祈禱比嚴承相於古之妖
人吾今將此詩往告嚴承相則必上告天子以法繩之
吾兩人何難乎同居百年乎喬女大悅曰前日之計殆
哉難行假人之手而除之甚是快事也

大般調琵琶 甘露洗瘴癘

董清袖其詩直詣嚴承相之門下謂闇者曰此有秘密
重大之事欲謁於老爺闇者恠之入告承相_々即招
八而問曰君是何來人有何意清曰小的則列延壽之
門客久托其家常聞其論則每有拘害承相之心小的
知其奸邪心切惡之每欲抽身而出自爾未果昨又延
壽辭於小的曰嚴承相以曲學阿世以邪說導君即今
所為之事無異宋徽宗時吾雖未能格非正事而當賦
一詩以表予意遂作詩而示之小的問何句有深意乎
曰此詩緊論天書玉盃以嚴承相比之於古之奸臣新
垣平王欽若此其妙處也小的思之事若發露則必連

及於小的不勝畏懼潛竊其詩以獻丞相欲免已罪身
崇節見之果有天書玉盃等語因冷笑曰劉熙父子獨
不服於我矣此兒欲死乎留清於家袖書八關請見天
子天子引見遂奏曰近聞紀綱解弛法令廢濶年少輕
進不畏國禁良可寒心陛下方立新法而翰林劉迺壽
敢以王欽若之天書剽垣平之玉盃賊得一詩謗訕朝
廷上譏聖主下辱老身此大不敬也當以極刑處之因
跪進其詩上震怒下迺壽於廷尉將按法殺之太學徐
階聞之仍入朝奏曰聖上欲殺近臣朝廷不知其罪請
下其詩為天子眎之曰迺壽敢以天書玉盃譏議寡人
其罪豈非可殺乎徐階奏曰此文字乃詩人之所多用
者也譏時之意豈不明白漢文宋真皆太平聖主也迺
壽之罪豈至於死乎上然之天怒小震嚴相曰徐階之
言如此當流竄於遠地矣上允之嚴相還家囑刑官配
迺壽於幸州清問昭宗曰迺壽頸譏丞相胡為不殺宗
曰會有救者不用極刑而竄迺幸州、多有瘴癘之
氣水土甚惡北人遷此無一生還殺人以此挺其刃何以
異哉清大悅翰林一家得聞此寄舉象惶、因極為女詐為
痛哭翰林啓程喬女卓婢僕出送城痛哭曰妾安忍獨在家
乎欲隨後死以同死生翰林曰今去險遠之地萬無生

先世

全之理奉祀鞠育兩兒案係於夫人之手夫人與吾同行則家事付托於誰乎又曰憐兒雖是黥母之子即吾血屬且其為人孝順為我撫育得而成人則余雖死瞑目矣喬女泣曰相公之兒即妾之子也何異於鳳兒乎翰林稱謝翰林出獄之時有語董清之事者翰林已知矣問於家人曰胡不見董清生家人曰出去已三四日矣翰林始覺為董清之所誣更不問之只率家僮數人隨獄吏向南方而去董清是後自稱嚴承相之謀士申衣服事折節尽忠嚴崇大以為得人薦為陳留縣令清夜到劉家密見喬女幸翰林之遠謫喜董清之得縣相對補賀欢昵倍常清約其喬女潛會河間偕往陳留喬女許諾語家內婢僕曰妹在河間睽難久而近聞病重欲與相見當往看即來矣只率心腹臘梅雪梅等四五人及憐鳳兩兒而去留憐兒乳母及他婢僕等使之守家憐兒乳母不忍其兒相離亦欲隨去喬女叱退曰憐兒既非哺乳且不久當還爾去何為盡齎金珠輕裝往赴河間之約行意沛然誰能禁之數日抵于滹沱河憐兒方半睡醒聽喬女呼靈梅曰爾將此兒投諸水中是乃禍根今若不除吾與若俱殆矣靈梅抱往幽處將欲投水忽然感動曰謝夫人之深恩厚澤如彼江

水而吾與喬女同謀既誣其母又殺其子則天必厭之
我何安乎遂潛棄蘆葦中還報曰始投水中或出或沒
俄而不見蹤跡喬女喜曰幸際我心腹之疾矣及到河
間清已辭朝而來備一縣之威儀巨舫而留待清見
喬女大悅遂並舫向陳留而去清躬得仕宦又奪喬女
金劉豕財物以潤其囊橐喜氣揚揚傲視天地自以為
雖范蠡之載西施浮五湖未足以方此行矣盛備酒饌
相對尽欢清自彈琴瑟喬女亦按琴彈霓裳羽衣助其興
以逞其眉清執喬女之手而自詭曰可笑哉劉逆壽作
一首之詩使我得太守以絕代之美色讓而我而作配所
餘者惟渠一空殼飢寒迫之瘴毒侵之則安能支撐乎喬女笑
曰是君之百福具備此後則雖終日穩對達夜同寢夫
誰之忌而夫誰之禁乎翰林行之半年十生九死方到
謫所山川荒絕風氣殊異大颶撼屋毒露漫天非人所
居之處也留之未幾疾於水土日漸危重既絕醫藥之
路又無保護之人委頓床席唯待命自歎曰微薰清
之惡吾豈至此謝氏初言非正人不可近我不用其言
自速禍誰忍誰咎有死而已以今思之謝氏誠有知人
之鑑而我迷不知謝氏自有防微之智而我不寤處事
乖理認賊為子故見先公當作何面仰屋長吁流淚滿

睡心緒纏擾病日益劇氣力漸綴將不復起矣一日夜
夢有白衣夫人携壺而來曰相公之病勢殆耳飲此水
則可療矣翰林曰君是何人顧念至此曰吾在洞庭君
山久矣後當自知矣遂置壺庭中而去翰林覺以異之
莫知其非翌朝奴僕掃庭嗒然相告曰恠哉々々水湧
於平地上矣翰林舉首而見之則正是女子置壺之處
也深浩々其味清冽試飲一盞則精神爽然如吸甘露
瘴癘之毒雲消冰釋四肢快美顏色如舊覩者莫不驚
訝翰林因等土為井旱澇不為加損數十里居民爭來
汲取不盡幸州一境無土疾因為善地後之人名其井
曰學士泉董清與喬女赴任之後專以貪饕為事浚民
膏澤奪人財寶半則自肥半則事崇而猶不知足更乞
於崇曰小子竭誠顯孝而邑小無產不得稱情當率南
方產貨之邑則庶暴誠悃矣崇乃上疏力薦陳留縣令
董清本以文學得用兼有牧民之才政如召杜治邁龔
黃示寵擢用答之報意未幾桂林太守有關崇以為桂
林南方巨邑即金銀凋蔽而南方商賈所會之處也遂
以清為桂林太守清與喬女相賀卜日赴任焉

使君載妖女 賢客逢故人

是時天子冊封皇太子大赦天下劉翰林亦蒙恩宥將

歸田里翰林素是京師之人而崇方用事不欲復入京
華先世庄土在武昌擬其地而終餘年收拾行裝累日
跋蹠至于長沙之境時值春夏之交日氣炎熱行役甚
困思欲少憩下坐路傍林木之下放馬斲草班荆而坐
心裏想道余賴神明補助得返田里率來家屬同會一
處起陳荒之田釣江湖之魚終為聖代之閑氓則豈不
樂哉因矯首矚眸心甚快活俄見執紅杖擁紅旗者自
北方雙雙而來呵嗔禁路行人僻易翰林潛身林下而
窺見則有一官者白馬金鞭驟徒似雲風颭雨驟督眼
而過細看則乃董清也翰林駭駭區測及復思之惟曰這漢
那間得為高官乎觀其行色非刺史則太守也這漢禁
予於嚴崇必緣得路付托得此非分之職耶甚忿憤俄而路
之聲又至侍女十餘人皆着錦衣擁衛七寶車而來光
彩照日香風吹塵駢闐之聲聞於十里翰林縮伏深巖
待其過去從大路而行入店點心偶見對門之家有一
女娘乍入生爻頻頻注目忽然趨前而拜曰相公何以
至此乎翰林諦視之乃雪梅也大驚問曰余幸蒙恩赦
將歸于此而汝從何處來在此乎家中舉皆安穩否雪
梅對曰何可以一口盡告乎老爺見威儀過去者耶翰
林曰見之矣未知董清得為何官此則姑徐夫人與公

子無恙耶雪梅曰第二行知其誰耶翰林曰不過董清之內眷而余豈知其誰某耶雪梅曰董清之內眷即喬女也小婢亦陪往而適為落馬將欲更衣暫入此矣豈料得拜老爺於萬里夢寐之外耶翰林驚愕情狀良久如癡曰世間何有是事乎爾須細陳其由雪梅曰小婢亦有欺天之罪伏乞相公寬假之使得直陳無隱翰林曰既往之事不必追咎但須畢說以釋我疑雪梅叩頭而位曰謝夫人待婢僕如父母愛赤子臘梅誤聽喬女之言如此如此使妾偷出玉環如此如此謀進妖巫使謝夫人被誣戕殺掌珠使夫人見點臘梅之事罪案貫盈而妾亦被其負迫終任誣證妾之負犯萬死猶餘喬女董清私奸已久家內無不詳知而以死含默不告相公此則婢僕輩之不忠也埋凶之變出於喬女之手而李十娘主之假書之謀發於喬女之口而董太守厲之潛偷相公之文以滔巖丞相之怒董太守之奸詐而喬女所贊此其大畧餘不可悉相公登程未久董清因勢得實喬女盡收財寶自隨董清謝夫人日用粧奩盡歸喬女之行橐吾相公世傳之婢僕反供董清之使役妾雖賤人未嘗見如此悖理之事亂常之變也喬女歸董清之後疾妬滋甚侍女如有出入於前則輒施淫刑而

端恐嗚妾亦難保如縷之命而將不知死日矣史示臂
上炮烙之痕曰去慈母歸席穴是誰之咎翰林問曰構兒在
何處雪梅曰喬女辜公子至灣沔河使妾投之江水妾
暗置蘆葦之間瞞告喬女謂之已死而或慮先老爺未
昧之靈有所默佑使近處人收而養之耳翰林大呼氣
塞已久而乃甦曰構兒僥倖不死則乃吾家之恩人前
日之過又何足責乎然道路棄兒餓死丁寧必不免牛
羊之踐烏鵲之飼矣仍哽咽不能言雪梅告曰喬女董
清嘗我仇讎而相公遠去無處告訴觸其威怒危禍立
至故不得已抱着忍憤為使役矣今則天時已回幸值

相公伏乞相公帶小婢而去毋令更辱於讎人之手翰
林曰汝言雖是矣然我與董清相值於道身欲隱避渠
之不見吾面未必可也喬女所帶婢僕大半吾家之人
我雖不見而渠輩自傳說之際若或語泄則喬女與董
清必受謀害之計豈不殆哉吾既生還日後豈無善處
之道乎汝須試往而待我處分雪梅出去旋即入告曰
蒼卒太甚未告一說耳昨過鄂州偶聽人言則有一宰
相夫人欲往杜推官任所未及得達而死矣或聞杜推
官已遞還轉向他處離未知其詳而既有所聞故敢比
仰告言訖即出去此時喬女正疑雪梅之久不來日暮

後始至問其所避雪梅答曰落傷處殊甚痛苦未能速
來矣喬女性本多疑猶不信聽使人密問於馬卒、
曰入店時遇一行人其語而來故自避身又問曰其行
人云誰耶答曰問予從者則謫客劉翰林被救而來云
矣喬女問其行色形容知其為劉翰林急具董清議之
清大驚曰余料此漢必為南方之鬼矣至今生存蒙宥
而還他日得志豈置我於度外乎急護健壯丁十餘人
分付曰爾等從大路追及延壽昏黑之中佯作賊狀得
延壽持其頭而來示耳目甚煩慎之秘之衆人聽令而
去雪梅始誤聽臘梅之言以助其惡因為喬女之心腹
以自不無危怖且董清淫穢日甚奸驗婢僕無餘喬女
妬忌日甚手殺數人雪梅臘梅兩人其功最多而萬端
侵辱常有欲害之計雪梅悔其事含怨度日無處赴訴
矣偶逢故主閻懷盡說而及見喬女董清之相議自知
不免於死遂自剄而死喬女果欲殺之訪之已死矣翰林沿
路而行低頭自歎曰余竊愚迷信聽妖讒自絕賢人惡
積罪盈身危家破上不得奉先祖之祀下不得保妻孥
之身漂泊他鄉去無歸處非徒為萬古之愚夫竊覆載
之間一罪人也夫婦之義已絕於夫人父子之情無賴
於憐兒罪犯倫紀生亦何為行到岳州盤桓洲渚逢人

則問謝氏消息無所知者雖或有酬酢之言亦不詳焉
翰林尤切哀痛江村魚舍何處不到而死生間莫知其
真的之報最後有一人言頃於五六年間果有京師宰輔
之家眷下於長沙般人之舟方住於懷沙亭村舍矣往
問則可知矣翰林大喜即往問之則村人諸云果是矣
曾於某年某月間有年少夫人衣白衣寧老嫗又鬢等
乘舟到此登彼此亭半日玩賞因往他處矣傍有一人
曰其夫人行色憔悴哭聲感人豈有玩賞之理乎聞其
時溺水死云矣翰林聽罷五內如裂哀淚泉湧欲尋夫
人蹟暨至懷沙亭但見楚水萬丈吳山千疊聞無人聲
猿啼鶴哭而上下彷徨不忍捨去仍讀壁上古人題詩
有白斷茶柱而書一行曰某年某月日謝氏貞玉溺水
而死翰林大驚一叫氣絕外地從者救之扶而起之哭
不絕聲以手叩之曰使夫人至此者運壽之罪雖欲噬
臍其可得乎吾何以擗頭而見天舉目而對人乎祖宗
之靈以吾為何人夫人之魂亦視我為何吾不能鑽地
而入亦不能投江而死顧何以贖吾罪而塞吾責乎臨
江獨立放聲大哭波濤為之嗚咽天地為之黯慘夕日
沉而風悽暝烟起而雲愁湘靈鼓瑟之聲寥闕矣洛妃
淩波之步杳然翰林之悲懷夫人之哀怨前後一盤翰

林欲設薄具一以為無主之魂一以表悼亡之情乃其
從者還歸村舍將以明日買酒市果而奠之呼燈拈筆
欲草哀詞悲懷抑塞哀淚濕紙達夜沉吟未成一句從
者困倒鼻睡如雷忽聞窗外人語喧嘩喊聲大起翰林
大驚起而開戶視之則一隊凶獍之徒或持大杖或提
利劍突入厲聲曰劉延壽慎莫逃走翰林大愕投筆未
及曳起從者蹴開其窓挺身躍出衝突家北密林不下
東西顛倒疾走及之若脫籠之鳥遑々如漏網之魚矣
方到百餘步回顧則火光漸近追趕甚緊一倍叫苦流
汗至踵林盡路窮大水阻前身無羽翼不能奮飛正甫
蒼黃之際恍聞賊徒相謂曰延壽必隱於江畔林藪何
能昇天入地乎搜覓於左右林下則可得矣火把逼近
翰林長歎曰余豈料死於此地乎吾將葬骨於魚腹中
矣直走江頭忽聞風便有人語翰林曰江上或有漁船
乎遂向渡口月色如晝果有一隻小艇泊於沙汀兩人
坐於船頭手弄滄波口詠古詩曰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又
有一女和之曰江南春色暮汀洲採白蘋洞庭有歸客
瀟湘逢故人歌罷兩人對坐意氣安閑原來謝氏自夢
中聞舅姑白蘋濟人之說看在上未或敢忘問於妙

姪又知白蘋洲之在此而但未知其濟者何人也荏苒之間六年已至時又四月之旬後謝氏言於尼姑曰舅姑夢中之教分明在耳而以年計之則數已周矣以月考之則時且至矣欲赴望月試之於白蘋洲尼姑曰小尼亦於前宵偶得一夢菩薩顯聖曰謝氏夢中之言汝亦聞之乎劉翰林厄會未盡奇禍又迫汝若不救則頃吾以液救病之誠也江月將圓時不可失也月滿之期非望而何夫人既承少師之囑小尼又荷菩薩之教事已前程今復何疑即具謝氏及女童艤艤於此待之久矣翰林急呼曰女娘救我救我尼姑即自艤窻出

來謂女童曰須速回艤載彼相公翰林惶忙上艤首賊在後即難艤遂急離艤之際賊群已到大呼曰須速回艤不然則盡殺爾等女童不答撐舟而去賊羣曰彼上者乃殺人之賊桂林府董太守發送吾等使之捕得爾若捉付則當受厚賞若或違命則太守亦將拿致爾等其賊同戮矣翰林方知其董清所送為不勝憤乃謂三人曰彼皆詐言我是劉翰林彼則強盜也須勿信彼言也女子謂眾人曰爾們皆悖逆之徒也吾豈信聽乎眾人咆哮大唱曰爾麼女子敢拒官令將欲何之女子大聲擊揖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纒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吾足舟行甚疾已在中流賊衆知不可
及盡散而去時月落西傾瑞旭東升舟已到泊於君山
之下翰林方寸少定精神稍集拜謝尼姑師傳未知何
如人而救活劉延壽之殘命乎尼姑扶而起拜曰相公
母用俯拜速入蓬窓其故人相見焉翰林不審其所謂
忽聞蓬底隱隱有女子哭聲

奸人稔惡身斃 天地否極泰來

翰林入艚認有夫人以素服出迎翰林俯伏而哭於是
曙色朦朧之中不見其形只聞其聲則恰似謝夫人翰
林癡疑交集神魂恍惚一場大哭始問曰夫人鬼耶人
耶抑夢耶真耶吾能料死不能料生不自意得復見夫
人於此矣夫人垂淚而對曰負累餘生不自死滅至今
苟活復拜尊顏感愧至交第未知相公緣何至此翰林
曰無信之人竊慚其夫人相對而聖人猶許改過夫人
幸須寬假聽此劉延壽滿腔之言仍將謝氏難家之事
雪梅長沙路上之言細說一遍及道喬女與李巫做作呪
咀教董清偽造凶書之說謝氏曰家有如此變亂而妾
則不知矣翰林又說喬女其雪梅盜出玉環遣冷振逞
凶謀之言謝氏曰相公不言則妾冤維雪九泉之下亦
不得瞑目矣又道董清指嚇臘梅壓殺掌珠誘負雪梅

推誘謝氏又言偷出詩篇往愬嚴相構成罪案竄遂幸
州而終是與喬女謀議之事夫人曰相公之彼禍無異
於妾之遭譏而妾則為方外之人茫然不知矣豈不痛
哉又說喬女盡收家庄隨往董清之事謝氏不答又說
喬女至灣沱河沉棄獐兒之說夫人哭翰林亦哭又說
雪梅暗置林中之說仍曰天或相之必不死矣夫人曰
雪梅之言何足推信縱免沉水性命必不保矣翰林與
夫人一時大哭墮絕倒地翰林曰昨日到懷沙亭上獲
見厲枉之書決知夫人之投水欲設薄奠以表微誠卒
偶董清所送凶徒蒼黃脫身盡失童僕不料死所得賴
夫人之救不知夫人何以知此身之厄泊舟久待而懷
沙亭所書亦何故耶謝氏曰欲說往事徒增傷感而既
承感問請述其槩曾在墓下陷於奸謀幾不保餘生而
要謁舅姑獲奉明教避禍南方托蹟禱菴此地今日泊
舟濟君皆父中舅姑之所教而師傳之所助身不恣妾
不免奸賊之禍亦何以見今日也懷沙亭題柱以死自
分而荷此師尼之救得免魚腹之葬自誌之書來此之
時緣忙未除矣豈知八於相公之眼乎翰林顧謝妙姪
曰師尼原是羽化庵妙姪而阻信已久茫昧不識矣初
我西人之緣師傳紹介今我西人之舍師尼救活此地

相逢斯絃復續將何以報師尼之恩乎妙姬曰是皆由
於相公及夫人之洪福而天高地厚也老身何切焉然
此非說話之地也請往小菴從容可也遊其下艤上菴
掃洒客堂而處之乳母又鬢亦各出拜翰林泣翰林謂
夫人曰吾雖得脫死地而家已亡矣身已辱矣將欲南赴
武昌躬耕薄田少成家道落來家廟閉門省愆讀書補
過夫人不念旧惡終不相棄今可同行否謝氏歛衽曰
相公如不棄妾之宣敢棄相公乎妾之托在此處不得
已也而相公方在困頓之中妾宣無契活之心哉茅昔
日難家之時既已會宗而告祠矣今若復入豈可無節
次乎妾非敢記前事女子從人最是大節使出復入亦
係變禮何可苟哉翰林曰余未及思之耳夫人之言於
禮正合余當先往奉來家廟尋得獐兒備禮迨夫人矣
夫人曰相公之言是矣茅念相公一身算子無依董賊
之色去武昌不遠若知相公之在彼則必復遣凶徒陰
以害之言念及此不覺心寒祠宇奉安夫婦完聚雖是
急先之務而妾意則不如姑徐變名歲蹤秘跡使人不
知曰翰林而示如農夫觀前頭事勢之如何而處之翰林曰夫
人之言誠如金石余當從之但董賊方臨桂林必不輕
遁矣夫人曰不然天道互環事樣多變善惡之應報施

不差奸如喬女惡如董清安有不敗方理哉相公姑待
之翰林曰諾遂相與叙曰翰林曰曾在幸州重患水土
之疾夢遇君山神人賜以甘水沉疴去體仍得不死今
日又逢夫人於此豈不異哉夫人曰此乃必規音之神
所助也共就佛前焚香而拜是日翰林獨宿於外堂明
日妙姬備舡送於岳州翰林與夫人揮淚而別到岳州
覓得歸艇潛乘而行留別妙姬往到武昌則變亂中相
失奴僕皆已來會於此矣得見翰林欣喜踴躍如逢再
生之人原來董清之倘只追翰林不害他人故奴僕得
全生矣且說賊衆失翰林歸報董清、其喬女大懼

相議曰吾其延壽勢不兩立吾必殺之以除他日之患
矣更令家僮尋去處渠則赴任於桂林時冷振在京博賭
盡失家產窮無所歸遂投桂林依於董清、甚喜留
為心腹凡牟利肥己之事無不與之同議錙銖不遺毫分
是折富貴之家構成罪案而殺之籍其產往來之商陰
毒害之而沒其財毒流一境害及隣州民視如毒蛇猛
虺而以其其嚴冰相、為表裏作威作福勢焰熾盛莫
能誰何喬女到府未久鳳雛病死其知天報之昭、也
臘梅受胎於董清喬女積疾如讎乘清之在外以布帛
壓殺之詭言病斃清莫知其殺死矣桂林大州也文簿

堆案辭訟甚煩所屬列邑有事輒巡清在府之日無幾
冷振遂奸喬女偃然同寢正若在劉翰林之家其董清
交通而無所顧忌出甬反甬真所謂此也清終不得劉
翰林蹤跡心不自安如坐針氈益竭誠心諂事嚴承相
加得十萬貫金珠貝等物使冷振以賀嚴承相之晬宴
日冷振及到京師聞天子稍覺嚴崇之奸削奪其職放
歸田里籍財納官冷大驚思想董清貪黷之罪在法當
誅而人畏嚴崇之勢不敢發口今則水山已消社鼠何
依董清亦恃不久矣今不如從中用計陞收澳人之功
即詣闕下擊登聞鼓奏曰臣本北方之人也有幹南方

頃至桂林目見太守董清不公不法逞毒逞惡黷化殺
人劫財害民雖不干與臣不勝憤慨之忱敢替愁怨之
民陳其妖惡之飛進茶干上董清付托權奸竊取官祿
劫掠膏血害生民聚集凶徒作為家丁將生不軌之謀
一十二條付奏聞天子震怒乃下其奏於朝廷遂詔其
府覆得實狀其冷振所奏如合符節嚴崇已廢孰能護
之董清雖有巨萬之財莫賭三尺之命其立刑處斬長
安市人皆快之官籍其財黃金三萬兩白金五十萬兩
其餘珠玉錦繡之物不可勝計妻妾奴婢自官并賣冷
振納價於官買取為女而久住京師恐漏奸蹟遂其喬



女將向山東喬女雖遭一場禍敗追隨冷振本自所願
 且有進奇貨數箱兼冷振賚來十萬貫金珠在其手中
 兩心甚快幸雇車分載至於武昌府境上喬女驅馳遠路勞憊
 太甚冷振執店中沽酒買肉以慰喬女而人沉醉倒睡
 矣本府鄭大素是賊倘見行資甚富流涎久矣是夜乘
 其醉倒盡取其財寶而走兩人醒後始覺只自哀辨而
 已赤手難措糊口無計不能前進仍留此地跟尋鄭大
 縱蹟猶同捕風捉影竟未能得焉一日天子臨朝詔及
 守宰恤民之事因問左右曰頃見董清罪狀真是國賊
 初因何以薦進乎徐丞相陞奏曰董清初不知何狀人
 而嚴崇薦為陳留令矣其後崇補有治績又表清尚用
 桂林太守矣上曰余今思之嚴崇果以文學使才薦之
 矣以此觀之嚴崇所薦皆是小人所斥皆是君子即令
 吏部嚴丞相所薦百餘人擢其所見斥者以前諫議海
 瑞為都御使前翰林劉廷壽為吏部侍郎罷獎清簾愛民者如
 成都太守杜億等十餘人皆陞京官且設科取人飭禮
 部公取儒生劣劣俊又時謝給事希即才關孝服取妻保家而
 家道亦稍康杓因謝夫人知其往托於長沙矣旋聞杜
 推官移拜成都欲報於夫人而登程已久云夫謂已到
 長沙隨往成都而已察未知中途狼狽歷盡艱難也分



離以來音耗頓絕不堪同氣之情偶見槐花已黃無意
赴科時欲雇舟入蜀問其存殘矣得見邸報知杜太守
已為順天府尹量其入京之必其借束遂停行在家以
待杜夫人之上來命做科之矣俄而科日迫謝生統
觀三場而出則杜行已至矣謝生往見而問妹死之消
息府尹墮淚曰謝兄未聞令姐之寄耶學生曾在長沙
時令姐果得南去之船將欲依我矣令姐未到長沙學
生移拜成都令姐路窮投歎於湘水適有何人救去云而莫
知去處矣其後得舟般人之語送人湘江多據求覓而
消息杳然且於上年得聞般人之語則劉翰林自瀟可未
到湘水得見亭上謝夫人所寫文字痛其溺死將欲設
奠矣其夜為賊所追不知去處云此則必是劉兄而今
以朝廷為吏部侍郎召之莫知其存殘劉兄無事亦不
可必也謝生聞之大哭曰若然則吾妹與劉兄已不保
性命矣府尹曰湘江之人多言其不死謝兄須勿過哀
更可尋問可也謝生然之還家治行將欲往尋矣科榜
忽出生得占二甲即拜南昌江西推官矣南昌去長沙
不遠生不以登科為喜而以尋妹之去處為幸遂挈家赴
任焉是時翰林避董清之亂禍藏跡改名自稱學士武
昌之人亦無知也課業力農以資朝夕送人君山供給

夫人一日家僮自君山來報曰小的過岳州偶見掛榜於四門書相公名訪其去處小的密問於人則皆曰劉翰林今拜吏部侍郎自朝廷驅召於謫所則既已遇赦北歸日已久矣掛榜以訪去處云故敢此仰達翰林商量曰嚴崇尚握朝權則以職必不到矣即就武昌府通刺於太守，，大驚忙出拜曰聞老先生除拜吏部侍郎自朝廷召云先生從何到此耶仍示邸翰林始知嚴崇之敗董清之死即寫一札送于謝夫人傳其得吏部承命之意且曰董清已死嚴奸已廢方今朝廷雖無小人自以瑕釁之蹤難堪清顯之職乞求南方一邑當相迎矣侍郎不敢久留蒞程向京沿路知府知縣相送相迎乃抵南昌地方官遠來迎接投呈公狀視其姓名則乃謝景安也初不知為謀及其相迎未叙言頭謝推官淚已被腮矣侍郎曰曾無舊顏且之通好緣悲感一至於此推官曰一別姐，死生莫知今拜尊顏寧不悲乎侍郎方認其謝公子一喜一悲握手而泣曰迨壽愚迷自絕無罪之令姐到今方覺四十九年之非矣與君相對慚報何言推官尤切哀感曰姊妹之事今雖暴白姐，之去處無路得知尤不恣慘怛之懷侍郎曰賢弟尚未聞令姐之所在耶仍將前後委折一，細傳推官

不任喜悅謝曰人雖熟過改之為貴妹兄始雖見溺於
奸人終能自反於善道可洗前愆也謝推官已送侍郎
先以書督告謝夫人曰

舍弟南昌府推官謝景安頓手上書于妹氏座下竊伏
聞否極泰來天道之常禍消福臻人事之恒何天道復
於今日人事亨於吾家豈非數與時者在於其間乎嗚
呼禍亂之時尚恐言哉妹氏始向長沙弟不得送流落
湘江弟不得放乳懷之情果安在哉嗚呼飄蕩湘江極
泊無所飢寒路歧性命誰保而唯妹氏全一節於顛沛
之際得一生於險阻之中豈非門戶之先先靈之助耶
妹投淮沙始因杜公而聞之來住君山旋遇妹兄而知
之喜甚而不知其喜悲極而不知其悲喜難雙指方
寸而道也第籍祖宗之餘慶荷妹氏之勤念忝冒科名
佐貳南昌而不以弟之一官為幸惟以得聞妹氏之安
寧為一家之榮不知所以為心也妹兄亦復清顯之職
上奉先祖下保妻子可以期矣豈不為妹氏之洪福乎
方清由上官束裝以羨而問候之禮不容少違先以尺
素督申滿腔之懷伏願妹氏千萬保重焉
南昌府官人至君山因尼輩呈其書于謝夫人、拆
見驚倒不省久而氣之喜氣已泮、眉間矣仍修覆札

付送回便其書曰

噫、人之所重者死生忘之已久人之所謹者禍福任之已多更無閒事攬此心腸唯有一念未嘗不懸於君而湖水黏天人跡隔世一字書信無訃相邇日月流邁凶脈已闌而尚不得一哭於靈几前以洩終天之痛自愧人理滅絕命缕支離乃者賢弟一札遠及世外披玩慰豁奚啻當一面耶况顯揚雲路展布志氣先人遺緒庶不墮地人家大慶孰愈於此乎嗚呼板輿之奉榮莫大焉專城之供養之至也而風樹不停榮養莫逮哀痛之情君與我一般矣向來危禍之慘顛躓之困言之氣昏思之哽咽不欲提起憾我賢弟之心也官事有暇撥忙一來心緒錯莫草、不具

且說侍郎重入修門祗庸恩除天子特垂嘉獎深悔其欺於忘臣侍郎奏曰聖恩如天粉骨難忘臣本以庸疏且經禍亂顧念自量有難供職願得江湖一縣治賦理民欲報國恩之萬一上快允之曰卿意如此朕難強迫亦欲試治民之才特除劉廷壽為江西布政司侍郎躓謝恩來尋旧宅尘埃堆積於堂中草木蕪沒於祠前壇壁傾圮庭際荒涼無復昔時繁華之蹟矣奴僕盡散無餘只有隣兒乳母等數人自小閣中出拜伏地哭曰今日何

日乃有是事侍郎入哭先祖於祠堂即往拜於杜夫人
夫人扶而泣曰七年之間人事累變聚散無常榮苦有
數言之無益而衰朽之身迄今生存復見賢姪於久闊
之餘矣侍郎曰叔母頻年辛若於道路而顏貞不減於
疇昔足以諭懷矣小姪不肖孤負盛教出無罪之妻述
亡家之禍今拜叔母更有何言荷聖主之恩而萬死生
還賴祖宗之靈而夫婦重逢是豈始望之所及哉任方
改心易慮聽指悔過伏願叔母不責前過曲垂矜恤焉
夫人驚喜曰誠如汝言謝氏果無憾乎賢侄既有悔心
余何追咎第未知執述之見何以能改黜送之妻何以

復見侍郎具其首尾細告夫人、、揮淚曰悲夫賢婦
頃盡許多辛苦矣劉謝宗族亦皆欣喜來賀侍郎、、
萬事關心不能久留奉別杜夫人即向江西謝推官亦
以其管下適有疾病未作君山之行言於侍郎曰姐、
之行不且遲緩姻凡多事身當陪來侍郎曰余亦欲其
賢弟同往而守土之臣不敢越境賢弟須先去卒來余
當出境而迎之矣於是謝推官裝大船備諸具浮江而
去布政寄書於夫人賁白金綵段於妙姬謝其恩謝推
官行到君山夫人已見推官之前書知其早晚來到矣
妙姬出拜江頭迎入菴中與夫人相見兄弟相難七載

于此死生苦樂邈不相知兒童長成已任朝士得意亨
衢不墮家聲夫人喜悅之心豈但為邂逅而已哉相扶
痛哭不知所言夫人見布政書知其近道方伯而謝推
官亦其管下尤以為幸推官向妙姬歎之補謝取侍郎
所送金銀且自家禮物以表其誠名數甚夥光溢堂宇
妙姬謝曰此無非西相公及夫人之洪福亦天之所賜
神之所佑小尼何有切焉敢當厚禮欲賜之物却之不
恭謹用佛事為西相公及夫人祝千歲祈萬福矣於是
推官留外堂翌晨謝夫人特發行妙姬女童下山相送
垂淚而別各稱保重焉行到江西之境劉布政出待於
境上久矣雲帆彩幕耀映於江水玉節紅旗掩翳於汀
洲兩般相近侍婢奉獻新製衣裳於夫人始脫素
服揜着華衣與侍郎相會人事之樂極矣天道之福善
信矣眾妓擁道各奏其樂笙鏞曳天鼓樂動地到府中
直上家廟祇謁祖宗布政作祭文以告更延謝氏之意
辭旨悲切聞者墮淚其文曰

不肖孫迺壽越宿齋沐敢昭告于祖宗之靈伏以天叙
彝倫其目該五君子修齊宗資內輔剛柔交濟內外分
主敬祖敬宗事父事母道用成人紀克樹托始造端陰
化斯普曰維謝氏素謀華譜操行以禮飾躬以矩早咏

桃夭速事春府誠孝有先辭氣世忤奉我蘋繁責我門
戶素守介潔孟安貧窶是有令德偏荷春撫日以賢婦
數受獎詔奄遭凶變與共草土敬恪不愆恩義有愈于
實不肖處事麤租晚蓄邪勝盡於媚媼以賤加尊簧舌
頻鼓迨夫夢熊密布禍昌垢寵益恣逞邪是舞陰結妖
巫潛秘奸豎為牙為爪若翼若羽謀凶竊環變慘瘞盡
自賊天倫瞞我激怒徒信裙婢莫下市庖黜陟太遽雖
悔曷補致令糟糠飄泊湘浦母全其節兒失其乳大江
春波孤竹夜雨哭聲哀々族踪踣々困依江岸飢托廊
廡志決沉淵名表書枉轉依禪門其尼為伍俗跡齟齬

生理無路微我之罪曷罹此苦嗚呼小子亦被天怒始
坐詩業終貸埋斧行吟楚澤攬彼凶莽風土傷性瘡痍
成瘡身飄落葉命危如縷陰崖死草忽燭和煦賦鵬如
雲解網同而顛踣羸膝于水之滸人憐匍匐眾笑襁綰
薄言稅駕于彼村塢餘禍又熾遽逢賊虜群凶鼓吻疲
僕戰股夜色蒼々江月年年片舸撇水一聲柔櫓終獲
利涉先靈所佑短蓬亦揭况惚有親舊緣重續新歡且
覩齒酸靡家計切安堵有田武昌廩土膾々樂在食魚
將理農圃恩及簪履崇溢圭組強入修門來尋古宇驚
魂莫收散樹媿腐乞守外藩斗印一節出建牙肅坐亨

箱庾軒排白帶庭列翠釜紫養莫逮何時何怙亡家辱
先寔是自取及今閔悟益誦懣魯微不能防漸不能杜
有耳而瞶有目而瞽悔深咋指悲切裂肚愆尤山積敢
備人敷脩行補過擬緇先武詩禮有訓更銘肺腑祠廟是
奉夫婦團聚何顏展拜汗流仰俯裳服維新封誥仍舊
聯裾進退並肩偻屨恭露誠辨此一注茲敢具由謹
告列祖

江西大小民人等一時來會賀其夫婦之完聚凡弟之
團會以為一適之勝事千古之奇遇焉內外設宴盡醉
而罷翌朝謝推官請夫人到衙中拜謁於父母靈造重

設一宴喜氣一新而唯以憐兒不存膝下布政與夫人
無時不悲忽焉無以為懷多羨家僮尋憐兒蹤跡終
不得焉時序荏苒已至一年矣夫人從容謂布政曰妾
願一言相公其宜細查布政曰夫人有言豈敢有違夫
人曰當初認薦奸人以誤相公之身經萬端之苦牙今
思之毛骨竦然顧今事勢其前大異妾年四十而絕產
已久更無所望豈可因噎而廢食不念後嗣乎布政曰
夫人之言無所不從而獨此言決不施行也憐兒生死
亦未能知心常痛結何以念及於後嗣而反蓄無益之
賤人乎夫人曰相公何其不思之耶妾亦懲羹之人也

宣無戒懼之心哉三千之刑無後為大妾每從相公拜
謁祠廟一身單孑形影相吊目前無一塊肉祖宗之祀
危如一髮以吾夫婦之傷心想得祖宗之疾懷凜凜之愴
之心自不安相公亦其不然哉布政曰夫人之言雖似
有理而憐兒之生死猶不知夫人之年亦非絕產之
時待夫人之年老徐當議之可乎夫人商量曰相公此
言不過稱托而益深懲前事慮或新人之不善耳始余
年少未諳事理終為喬女之所陷若其德性之美如湘
江之林女則何有慮哉曾聞妙姬之言林家女子非特
容貞之美無有多產賢子之像今若亦知無過此者但

此年齒似已從人來時行忙未及再問仍念蒼頭遺骸
不可不葬皇冥佑不可不報妙姬厚恩不可不酬因
此送人禫菴則林女去就可得聞矣遂息於布政發送
家人傾出私財即具棺槨以葬蒼頭之尸親往祭文以
祭其文曰

昔我南邁路入炎徼媪愁老病又嫌菟少唯爾恪勤再
諾一召其誠則至其志則邵爾瘴疔病無藥可療爾果
不起我徒哀號吁嗟忠愨天何不照茲瘞尔骸于彼荒
山高巖得有今日杓豈逆料衰萃孤墳隔我遊陞跳波
噬危鬼哭猿嘯江雲黯黯江月潛輝尔魂莫招我心如

搖茲遣侍隸往奠寒峭薄暗是澆粹香是燒不其歆此
寔我所招

重修黃陵廟以謝皇英之靈且送金帛於妙姬及林女
以致銘感之意妙姬以前後所得之物大任一菴仍其
旧號水月筭九層高塔於君山絕頂之上名之曰夫
人塔又鬻到林家則卞氏已沒女子獨存見又鬻大喜
曰夫人平安否又鬻以夫人之言授其金帛女子再三稱
謝而受之又鬻歸報夫人幸其宿願之得遂而仍知女
子之尚未從人必欲為布政之聚矣

謝氏得媿兒 喬女受誅戮

當初雪梅不忍殺媿兒棄之林中而去荆州人阮三者
以興販至此偶過林前聽得兒啼聲恠而入見則年甫
四五歲兒臥於林叢之下而容顏俊秀肌骨如玉阮三
以為此兒像表不凡若賣於無子之家富人則必捧高
價矣抱啟舟中周流江湖而未逢願買之人及到武昌
猝值大風十餘高船一時盡覆阮三之船亦出沒驚濤
海浪之中檣楫盡破所載盡失而竟不沉焉為風力所
駁抵華容縣阮三與媿兒離保性命囊橐盡傾望門行
乞糊口極難知媿兒將難收養棄置林家籬外而去是
卞氏與林氏同宿夜得一夢籬外火光大起直燭於天

出而視之有獸卧之其鱗如玉頭生一角非非非席亦其奇異大驚覺之乃南柯一夢也林氏心異之出視數臥之處有一小兒形容奇特遂抱入來卞氏曰歲極凶荒如是遺棄之兒也吾家亦貧何以收養女子曰母親無子此兒位為己子則甚是快事此夢兆如此他日必賢之人也卞氏從其言而養為子之未幾卞氏不幸亦得病而死隣里之人皆知其女之賢且美欲以為妻者甚多矣女子皆不許但曰時在喪中且女子之身不能親自主婚耳有出嫁叔母請來主婚然後方可許婚蓋女子之言雖如此而意則不樂為農夫婦也欲從其叔母出家而以獐兒之故未決矣謝夫人所送義鬢之來也獐兒適遊隣家故義鬢不見而去矣夫人以林家女子之事言於侍郎勸之曰妾傷於席者林女之性行如有一毫可疑之跡則何敢更薦於相公乎况此女乃妙姬之姪女也如非妙姬則吾兩人何以重逢相公獨不見妙姬之面乎侍郎感其至情是乃許之夫人大喜即送義鬢于林家通其好意林女曰相公與夫人不以妾為陋而欲以為侍妾之榮幸極矣豈有他意乎但母喪數月未畢且有家內未長之甥此兒不才率往府中矣以此為慮義鬢曰此則當稟處於相公夫人之前矣但

前月來時未見兄弟也年紀幾何忽有一兒自外而入
年可十一二眉目清秀威彩俊邁其鄉見大不同焉林
氏不言收養之由但曰媪母所生而年今十一歲前日
闍娘來時適因出他而不見矣又鬢再三有意而見之
遂別而還以林女之言悉告于侍郎。曰待喪盡云
者其賢可知肉自心脈夫人曰幼稚幼甥率來無妨豈
此為拘哉又鬢復告曰林氏幼甥恰似憐兒公子如見
公子不勝其悲且見之年與公子相同若是得養之與
則案有可疑而彼云媪母所生更無可問之端矣夫人
曰憐兒死生間應在也方何以來此遠地也况歲月已久

音容漸茫雖使生存得見案難記知仍泣下侍郎擇吉
日迎林氏容顏之端正德性之幽閒過於夫人之言矣
侍郎謂夫人曰此女則其為女淫婦大為懸絕矣夫人
曰諺云三折臂然後方稱良醫妾之擇人不慎於風霜
之餘牙滿座皆大笑林氏自入劉門之後盡心盡禮上
下和睦一日憐兒乳母適來林氏之房語及憐兒嗚咽
不能言而謂林氏曰前日又鬢來言娘子之家有兒即
形容年紀與我公子彷彿云願得一見林氏聞此言大
疑於心曰公子見失於何地乎乳母告以失於北京順
天府潭沱河矣林氏旬思曰北京距吾家雖云千里之

遠吾家在水邊商船賣舶皆會於門前北京往來之人亦甚不少安知其必非麟兒乎林氏來此之後遂置麟兒於外舍矣使侍婢即招麟兒、八見君有舊相識之人兩人相對良久執視林氏曰此兒其公子有相似處乎乳母曰大都雖異骨格完然恰似吾公子矣額上骨突出相公補此兒有先少師異表而此兒之額亦有異骨是以尤不勝其悲愴之懷矣林氏曰此事多有怪異此兒原非媪母之所生某年月日收得棄兒而夢兆亦異此兒之容如有彷彿之處則或不能無疑也麟兒聽此言謂曰此必我之乳母也夫人率我出家之時招乳母使之守家乳母不忍捨我、亦不忍捨乳母路中哭泣之狀尚爾不忘何以不知乳母即抱持慟哭曰真是麟兒公子也不然何以知相別時事乎林氏曰雖不知其父母姓名而猶記前日游戲巨室之事及在水邊蘆中逢着商人乘船之事歷歷言之故自初心甚疑之矣此時家人自相傳說衙中震動夫人急來林氏之房已知其為麟兒而來見尤無疑訝夫人問曰爾能識我乎麟兒仰視良久哭曰夫人出去之時吾在乳母懷中而哭母抱我於轎子之內使之飲乳其時之事猶能記憶何以不知夫人即抱麟兒大拜痛哭此時侍郎方聽

政於外堂忽聞衙中震動驚惶八未則十餘年前見夫
之現完在房中矣相抱大哭招林氏問收養之由折謂
之曰汝是吾家之惠人豈可以待妾禮待之手須益勉
柔順不負夫人之嘉意林氏拜謝曰皇天使公子接妾
收養妾何功焉下教如此猶恐損福矣夫人感謝林氏
曰微爾之力吾母子更何得見乎自茲以後情意猶篤
以姊妹之禮待之謝推官其可屬官負皆未致貲又送
禮單侍郎皆親見之或有受之者或有不受者南豐縣
令所送玩好中有一雙玉指環正是前日見失之者也
侍郎推之還送物而只留玉環賓客盡散後薛請南豐

從容問曰所送禮物中玉環重宝也受之未安而亦有
事此物乃吾家傳來舊物也十餘年前見失矣今從先
生得之未知先生得於何處縣令曰有一女子賣之故
給價買之今日慶事以表下情豈意先生宅舊物也賣
環之女今必近在還縣之後詳覆更告矣遂辭而歸邑
柘吏詰之曰上年賣環之人即須招來已見其女縣令
曰汝以何如之人妻居於何處某年來北邙女人曰小
女姓梁也家夫姓鄭也本居河間開封府上從人來北
而夫死之後不能還鄉持玉環賣於府中矣縣令曰汝
之所賣玉環定非閭家小民所藏之物也吾其疑之今

為京師人見玉環曰此是御府庫寶物而見失者也朝
廷方今掛榜四門募得之云故汝不直告出處則當執
汝送于京師矣其女戰慄而對曰此則家夫生時所得
之物也案昨女子之所知而家夫在河間時業為車夫
嘗得貨需為生活之地一日得寶物而來問其所得之
處則冷振為名者載貨五車向往山東而蹤跡多為可
疑必為掠取他人之物我取此物似亦無妨業夜冷振
醉倒其同黨盜取分執而來矣云未幾聞之則呈狀東
昌府推尋其賊故不敢留河間迨來此處不久家夫身
死居御庫之賊則冷振可當之矣縣令聞玉環之來歷

而報知侍郎曰前日東昌府得見少年持玉環者
此乃冷振手送人東昌使之跟尋則可知即定伶俐家
丁與公差偕往東昌使之跟捕且說喬女從冷振留東昌
家事零落四壁徒立而已飢寒到骨不勝其苦罵冷振
曰我是劉翰林之夫人董太守之內眷身被錦繡口厭
八珠行步生蓮咳唾成珠自從做汝艱苦如此寧欲自
頸不欲見如此景像也冷振既無推尋財貨之路每逢
喬女怨詈不勝其苦東昌府堂指揮家甚殷富其子年
少冷振知其可欺招引其人或醉娼樓之上或遊賭博
之中心悉弄媚悅盜取財物以此家道稍之王公子表

叔有作宰隣邑者知公子黨冷振敗於酒色大加驚責
又裴公差捉致冷振决杖一百載故其家因杖而死喬
女無所依故方在憂憫之中徐州趙婆乃娼妓之首也
適來東昌見喬女之美謂曰從我而去富饒可得何乃
自苦如此喬女欣然從故驛補趙七郎喬女雖年迫三
十春色不衰一申寬裳羽衣申傾動一時公子王孫雲
集遊宴七娘之名震動徐州侍郎所送家人以差偕往
東昌推尋冷振則無有知者最後一人言冷振為名者
補云失其財宝長在官門還故徐州店酒賣酒而飲之
適見越邊樓上有一女子捲簾而坐侍郎家人仰視乃

喬女也謂店人曰這樓上佳人何如人也答曰名此娼
趙七娘也又問本此地人耶對曰此人移來此地不
久而東昌府人也家人還來具告冷振已死無處可尋
及到徐州偶逢喬女之事侍郎曰淫婦董清死後流落
遠方必為娼女也復遣官差欲為捉來殺之夫人曰其
罪雖可死今為娼女已受無窮之辱天道漫報亦甚昭
昭况此府內吏民景仰之地豈可使家內隨行傳播於
人身乎侍郎是其言而欲殺之心尤切為侍郎在江西
三年愛民勤政持身以正上法祖宗賢行內聽夫人善
道江西大治天子嘉之擢拜禮部尚書乘駟而京路過

徐州欲知喬女消息否遣家人於酒席使之聞見其為
喬女明白無疑遂招其地媒婆謂曰汝往說趙七娘如
此媒婆謂喬女曰今者崔尚書承諾迎京至此去
州州娘子芳名欲為小室不付老身崔尚書乃當朝名
相年未四十富貴甲於天下吾聞其宅婢輩之言則夫
人雖在焉不能治家云矣七娘笑入其家則名雖為妻
案則夫人七娘之意以為如何喬女曰思曰今來此後
雖無衣食之艱勞春已暮前程有限豈不思終身之所
事此時趙婆已死喬女自念其行即遂許之媒婆曰相
公與夫人偕行頗有非便之事故遣娘子一日之行款
到京師成親身喬女曰深得事體矣媒婆曰報尚書羨
其衣服侈其車馬使之落後一日程而來尚書到京甫
拜即至其家會集宗族相與宴飲是日謝夫人始與杜
夫人相見相難已至十餘年矣悲喜交至不可形言夫
人拓林氏拜杜夫人謂曰此與前人大不同矣夫人勿
以為過杜夫人笑曰其人雖賢終無益矣尚書告于杜
夫人曰山東路上得一佳人來夫人欲見之手夫人曰
願一見之尚書顧左右曰招來趙七娘此時喬女從人
至於近處遂引七娘到劉尚書門外喬女謂從者曰豈
非劉翰林宅耶從者曰劉翰林請去後吾老爺買而入

居矣。喬女曰：我稟有緣於此家，應入栢子堂矣。下轎於門外，侍婢引喬女脫其衣頭，至於階下，舉目視之，謝夫人陪杜夫人而坐。前後左右皆是劉氏宗族。喬女肝胆欲裂，不能舉頭，願死一命。尚書怒叱曰：淫婦知汝罪乎？喬女曰：何以不知擢妾之髮，數妾之罪，尚有餘矣。尚書曰：汝之罪十二也。當初夫人戒汝淫，渠此是好意。汝謔于我，盡惑丈夫，其罪一也。又其李十娘習作妖術，操弄丈夫於手中，其罪二也。又放淫婢奸通董賊，作為一心，其罪三也。又自埋呪咀，推誘夫人，其罪四也。又董清以污門戶，其罪五也。又賊出玉環以給奸人，反以淫行，故於夫人，其罪六也。又手殺自己之子，以陷夫人，其罪七也。又陰送盜賊欲殺夫人，其罪八也。又其奸夫同謀，謀我嚴崇陷之死地，其罪九也。掃掠劉家財物，以從間夫，其罪十也。又溺沒隣兒，是不可忍也，其罪十一也。又道送盜賊，必欲殺我，其罪十二也。淫婦負此不容之大罪也。而殺害掌珠，臘梅之事，盜出玉環以給冷振，長沙道上送賊謀害，皆以董清之事，後向謝夫人索乞曰：妾雖負夫人，惟望夫人大慈大悲，以救妾之殘命。夫人答曰：汝之害我，不記之。而至於得罪於祖宗，謀害相公之事，我亦難赦矣。喬女悲鳴不絕，尚書大呼家人。

曰結紼焉女割膚出心謝氏曰雖有罪重曾陪相公名
位不輕今殺之乞保其體尚書從其言曳出東廂下遂
縊殺之不収其尸一任烏鵲之啄食夫人追思春芳之
冤收骨葬之作文祭之又欲治李十娘作妖之罪使人
跟尋則已犯宮女金英之獄凌遲處斬矣林氏自入劉
家之後遂得賢名十年之內連生三子長曰然次曰準
三曰鵝兒皆有父兄之風利尚書睦族朝位至閣老致
天下太平皇祐間謝夫人之賢德顯引見六宮女以
師禮事之四子皆登科顯達謝推官亦至高官門戶殊
美無其為北尚書與夫人偕老皆至八十而終隣見為

兵部尚書劉態為吏部尚書劉準為戶部尚書劉鵝為
太常卿林氏亦享無窮之福謝夫人作女訓十三章續
列女傳三卷行于世四婦王氏梁氏杜氏李氏皆賢哲
女子克承尊姑之教訓為世名家都下人之皆慕節義
作傳記以自警焉

23-5-25

黄栢少唐郎南征



印

天
下
第
一
書
局
藏
書

